



西湖志

ル 5
1100
7



1110
1110 7

1100
7



西湖志卷之十四

祠宇

域中名山大川必有神以主之西湖名勝甲天下
扶輿清淑之氣於是焉鍾其地靈則其神亦靈
聳昭明固其所也是以寒泉秋菊配食水濱風馬
雲旗迎神江上式瞻廟貌有與湖山永為奠麗者
矣志祠宇

孤山路

四賢祠

在孤山之陽

西湖遊覽志正德間郡守楊孟瑛

建祀唐刺史李公泌白公居易宋守蘇公軾處士

林公逋先是唐民懷白公之德即山之廣化寺以

祀公至宋益以蘇公林公名三賢堂周紫芝醉三賢賦并序蠅

館主人獨遊西湖短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夜既

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賢之遺

踪張高風之遼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醉而賦之歲

元默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楫兮

採芙蓉於芳洲夜黯黹其未艾兮驂白鷺以夷猶

儼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予冠而仰睇

兮叩子舷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

標雖出處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

正兮耿直節於中朝忤羣奸而見逐兮指新井以

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素業於夔臯援斯文於

未泯兮障俗學之瀾濤終一斥而不復兮病讒口

之囂囂歲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歸故邱痛二

老之相遇兮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鴟之不可以爭

飛兮抑駑驥之難於並遊豈柄鑿之不可以相入

兮抑亦臭味之異於薰蕕棄珠璣而貫魚目兮斥

騷駟而駕罷牛笑蹠涔之沮如兮轉龍驤之巨舟

獨高人之前知兮遂遐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

兮侶麋鹿而友漁樵卻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

怒號草萋萋其春榮兮葉靡靡而秋凋閱四時而

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

配逸躡兮追兩軌以奚羞嗟予生之後時兮徒心

旆之搖搖瞻清揚於髣髴兮拜遺像之非遙聊舉

觴而一酌兮歌三疊而魂銷倘萬曆杭州府志紹

微詞之可格兮冀羈旆乎雲霄

興後廢府尹周淙徙寄水仙王廟廡後尹袁韶徙

建花塢元廉訪使徐琰祀於西湖書院明天順間

知府胡濬復建今處成化十八年修正德元年知

府楊孟瑛增李鄴侯再易今祠祀以春秋

碑記孟瑛守杭郡三年於今屬邑仁和海寧洵以

旱告事聞於朝得復開西湖孟瑛任其事還往孤

山見三賢祠棟撓梁壞懼神之不棲而羞吏之不

恭也竊惟逋仙風節山崇湖深名教攸係白文公

蘇東坡皆杭賢守石函一湖深名教攸係白文公

千頃一碧兩邑之田殘溝斷洫莫匪遺澤民到於

今賴之堂庶弗飾臍蠻弗嚴何以格神明昭崇報

耶又惟唐鄴侯李公泌亦嘗刺是州穿六井引湖

波民始不食鹹苦雖功不在湖而以湖為功與白

公蘇公琦蓋作新廟合而祀之更稱四賢神之靈

人之情協順助信而杭民亦永有依歸矣乃具其

事白於鎮守麥公劉公巡按車公程公張公暨藩

泉諸公乃發帑鼎以之堂為楹問者三梁棟旅楹

悉以柁四隅之楹以石榱稱是門庶皆撤朽腐

更用飭新漆丹堊黝甚麗以法斂剩材作思賢堂

於祠西繚垣四周直湖啓門榜曰四賢且籍廢寺

田池六十畝俾守者共歲事仰惟三公治杭事有

美績人有遺愛率應祭法六井一湖才一事耳然

杭人祠文公必於孤山祠鄴侯必於湧金北城祠

東坡必於湖隄鎖瀾之橋豈政以時易則不傳

愛與澤流故終不可諼也今孤山之祠蓋以推

城湖橋既廢故因文公之舊而合食於是至於推

祀逋仙則宋泰定即有之蓋義起也役是以三月

八日肇事閱六月訖功孟瑛率僚屬諸生釋奠祠

下賦迎送神詞二章禮成因敘作祠始末刻諸石

并書二辭遺杭人使歌以祀四君子云其辭曰西

山之瀦兮清且漣漪春橋煙柳兮秋風不腓誰汲

縵兮六井誰啟面兮上塘之陂緬三賢兮湖上招

逋仙兮遊嬉考鐘鼓兮鐸鐸望君蒿兮並坐慰吾民

旗以來下見旌旛與裳衣傲新宮兮並坐慰吾民

今永思孤山兮在水中央梅枝零落兮花有餘芳

同歸兮行藏於以奠兮芹藻肅郡守兮容與覽新湖

庶兮少留委吏民兮耿光幸顧步兮容與覽新湖

祠宇一

三

之圓方千秋兮萬歲報事兮敢忘周紫芝孤山新
作三賢祠詩兩公才力盡驂騑俱得東南第一州
易溼青衫江上淚難禁白髮海邊秋此生名字依
然在晚歲功名亦未收處士若無當日節更將何
物配風流屠隆四賢祠詩謾謾青松落日懸磷磷
白石枕清泉平巒窈窕初開地太守風流出牧年
草色能侵游女襪荷花開傍釣魚船
祇今寂寞湖邊宿一片鳧鷖下夕煙

國朝康熙中燬重建

名賢祠

在孤山之陽

錢塘縣志

祀漢嚴光唐陸贄宋林

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明宋濂王琦

章懋陳選

范忠貞公祠

在孤山四賢祠左

錢塘縣志

祀前浙江巡撫

忠貞范公公諱承謨字觀公順治壬辰進士以學

士出為浙江巡撫多惠政晉福建總督死耿逆之

難浙人哀思建祠崇祀

並祀同死之友稽永仁王龍光沈士章林能任四人

給學租銀春秋有司致祭後公之子時崇總督浙

閩重為修建於山麓別建亭奉公書句留處扁額

懸之

李之粹范忠貞公祠記孤山之麓自林處士妻梅子鶴後至今數百餘載月冷梅荒憑弔

遺蹤者每有撫今追昔之感往范公以中丞撫浙

簡命

督師七閩乃值孽藩倡亂肆虐忠貞浙人慕德興

悲因立祠於放鶴亭側蓋亦羊公之墮淚碑矣余

古文昌祠

在四賢祠側

錢塘縣志舊稱古文昌祠明萬

曆間南贛巡撫邑人洪瞻祖重修內有董其昌書

紫府飛霞洞天額

國朝康熙年間兩江總督范承勳浙江布政使郎廷極

重建并祀關壯繆前為魁星閣

敬一祠

在四賢祠側

錢塘縣志祀巡撫趙公士麟士麟

號玉峯雲南人康熙甲辰進士康熙甲子歲撫浙

兵輯民安開濬城河自江干至湖墅疏鑿皆通舟

楫往來便利民咸德之時講學湖濱及內擢即其

地建祠後并祀巡撫都御史張泰交泰交號泊谷

山西人康熙壬戌進士居官廉正不為苛刻之行

亦難少犯其顏色卒於官少詹事邵遠平為肖像

同奉於祠

關帝廟

在孤山之陽

錢塘縣志在孤山俗名照膽臺前

有三義閣後有清嘯亭舊貯玉印一文曰漢壽亭

侯印瓦紐相傳為神故印又有石刻竹相傳為神

筆以竹葉畫成詩字

謹按印白質黑章中有一穴似便於佩帶而設穴中紋極細作紅色斑駁如錦一面刻漢壽亭侯印

一面刻帝諱至
今崇奉廟中

陸宣公祠 在孤山之陽

西湖遊覽志祀唐忠宣公陸贄

祠乃中書舍人洪澄別墅後屬陸少保炳少保自

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宏敞臺榭之盛為一

時冠萬曆杭州府志隆慶六年巡按御史謝廷傑

即宣公舊祠改祀漢嚴光以下十一人而徙公像

於祠前之恩綸閣顏其額曰西湖書院都御史陳

洪濛為記

陳洪濛兩浙名賢祠碑記浙地祗海襟

焉其間雅冲粹則如天台稽岫之盤旋浩瀚清醇
則如西湖鴈宮之明麗高詣遠致則如赤城天目

之隆絕深識淵造吞吐茹納則如禹穴之奧浙江
 之奇於是人爭標格戶有月且莫不曰是文明之
 區君子之國也自昔兩浙名賢以德以功與春秋
 祀載在常典者亦畧備矣然皆角立鼎峙各崇於
 鄉顧未有包挾眾美撮其英標羣然俎豆於一堂
 者也隆慶壬申屬侍御豫章虬峰謝公來按茲壤
 秉憲輯文仁經義緯百度既飭禮教聿崇乃於嚴
 風之暇詳覈省志尚論先哲於漢得一馬曰嚴
 子陵光於唐得一趙閱道抃曰王龜齡於宋得六人
 焉曰林君復通曰趙閱道抃曰王龜齡於宋得六人
 伯恭祖謙曰張子韶九成曰楊敬仲簡於皇明得
 四人焉曰宋景濂濂曰王文璉琦曰章德懋懋曰
 陳士賢選爰即西湖之陽宣公舊祠增立几筵等
 其世次而祀之不以爵舉者示崇德也標其姓字
 仍曰先生者示後學知所宗也祠有山田蕩若干
 有司領之歲時供祀不以煩民者欲其久也於是
 浙士之高節懿美表表在人者莫不萃於茲堂四
 方游士與鄉之搢紳大夫暨諸里中末學凡欲仰

止高山景行先哲咸於茲興矚焉侍御公之德美
 可書也已或曰是祠建於陸氏專祀宣公舊矣宣
 公以幃幄密謀力排興元之難英風義槩彪炳千
 古彼諸君子未必能過之也今侍御建議合彼諸
 賢從容來乘之何哉公曰不然是乃宣公之心也
 夫笙鏞合作而後黃鐘之韻始調朱綠並施而後
 黼黻之功斯備茲諸君子者與宣公同德比義即
 時代先後名位顯晦蓋洵乎宣公之流也以茲合
 享夫誰曰不宜且專祀宣公則僅為陸氏祠並祀
 諸賢則為公家祠矣為陸氏祠孰與為公家祠哉
 子故曰是乃宣公之心也或曰祀諸賢當矣如青
 田之劉寧海之方錢塘之于餘姚之孫精忠偉烈
 輝映天地顧不當祀耶公又曰不然夫祀有特祠
 有合祠此四君子者功在社稷道負綱常朝廷念
 其功勤則既有特祠祀之矣是非合祠所當及也
 議既定杭守涂公淵以侍御公意來徵文於余余
 謂杭以西湖重湖之勝以侍御公意來徵文於余
 重微侍御公則欲重者特是湖且今得公表章之

而浙之名賢咸昭揭在人耳目雖赫赫不可泯者
 固不繫祠之有無乃其風後學而佐警教則增光
 於山川
 天啓實錄五年八月奉旨私創書院盡行
 多矣

拆毀惟陸贄祠堂着行改正仍歸陸氏子孫世守

國朝雍正九年總督臣李衛重修題曰以道事君改建

坊表題曰湖山增勝李衛陸宣公祠記唐忠宣陸

明德陵時魏璫擅權怒清流之培擊嗾言者奏毀
 天下書院是時公祠之瀕於毀者亦幾矣而卒以
 不廢為幸余謂古今興廢之故存乎其人而豈以
 其祠也哉其人可廢雖愛我者莫能存其人不可
 廢雖強有力者勿能奪譬之景星慶雲人所共仰
 縱有纖塵不足為其蔽也祥麟威鳳世所共珍縱
 有猛鷲不足為其累也公處唐之中葉國步多艱
 人心渙散公本忠愛惻怛之誠入則奉謨獻於我

后出則播文告於多方挫強藩跋扈之威而使之
効忠納欵拯百姓倒懸之厄而使之還定安集是
唐室之瀕危而再安皆公之左提而右挈迄今讀
奏議一編誠懇愷切洞中機宜不獨為濟時之良
相實則千古之純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余欣逢

明盛荷九重知遇之恩專闡兩浙者六載於茲矣自慚綆短汲

皇上如天之仁如神之智指授周詳得以遵循勉邇

聖天子化育之中余雖無嘉謨之入告如公之萬一而

詔修先賢祠宇公之後裔敬謹董葺余於工竣之日扁

舟湖上徘徊堂牖瞻顧几筵不啻如覩星雲之湧
見麟鳳之遊翔其足生人景慕者亦復何限夫豈
特崇一時肝鬲之具文而已耶雍正辛亥十月記

嘉澤廟

舊在寶石山下後移孤山下

成化杭州府志號錢塘湖龍

君錢氏表請封廣潤龍王

蓋錢鏐建廣潤龍王廟碑

功濟於生民百穀熟成則水旱事關於陰陽而况
浙陽重鎮自古吳都襟帶溪湖接連江海賦輿甚
廣田畝至多須資灌溉之功用奏耕桑之業錢塘
湖者西臨靈隱東枕府城澄千頃之波瀾承諸山
之源派梁大同中湖干嘗置唐咸通中刺史崔彥
會重修鑿石為門蒸沙起岸自予扶劫聖運移節
建旌舊日湖隄盡為城宇澄澤有同於鏡水濟時
每及於生靈一郭軍民盡承甘潤逐年開割森若
泓缺長居一尺之深缺不竭元陽之失度其中菰
蓮鬱茂水族繁滋蒸黎實藉以畋漁河道常資於
灌注壯金城之一面不異湯池潤綠野之萬家常
如甘澤固有神龍居止水府司存降景佑於生靈
興旱涸之風雨原其所編祀典積有歲年雖陳奠
酌之規未施展敬之所蓋為古來藩侯牧守不能
建立殿堂子統吳越山河縮天下兵柄前後累申
祈禱皆致感通既荷陰功合崇祠宇昨乃特於湖

際選定基坳，躬興土木之功，建立欒櫨之構，至於殿庭廊廡，門楹階墀，悉親起規模，指揮擘劃，俱臻壯麗。以稱精嚴，然後慎選良工，塑裝神像，威容赫奕。冠劍陰森，陳將僚侍，衛之儀列，鐘鼓豆籩之位。以至車轡僕馬，帳幄盤筵，祭器爨厨，無不臻備。馨香薦獻，不闕四時。況鏡水清流，煙波浩渺，其湖周百餘里，其派數十餘川，濟物於人，功能及眾，亦無龍君之廟貌，予遂與錢塘龍君一時建立廟堂。同表奏聞，乞加懿號，果蒙天澤，並降徽章。其所奉救旨，具錄如後。敕錢塘重地，會稽名邦，垂古不朽。神之基繫，生聚無疆。之福有茲，舊蹟特泐。新規豈日神闕於牲牢，祈禱必觀於肸鬻。得一方之義化，致兩境之安康。錢鏐普扇仁風，久施異政。至誠所切，遂致感通。其錢塘湖龍王廟，宜賜號廣潤龍王。鏡湖龍王廟，宜賜號贊禹龍王。牒至，准敕旨。若夫人惟神贊神實人，依信冥陽，其理之言，乃幽顯相須之義。今者式嚴廟貌，永受烝嘗。四時之殷薦，不虧

萬姓之禱，祠無闕神。其受天朝之寵，資缺千古之光。渾常鎮吳邦，預消灾沴，必使原田肥沃，克昌廣潤之名。穀稼豐登，更表土龍之德。今則嚴禋已立，遂宇咸周。聊記歲月，刻於琬琰。後來觀者，其鑒之哉。後累封為博濟侯。乾道五年，周安撫淙以禱雨

應，重建名水仙王廟。淳祐八年，趙安撫與篋又建亭其前之井，扁曰寒泉寶祐。間馬安撫光祖更創

咸淳五年，安撫潛說友又葺而新之。郭祥正水仙王廟詩：丹青

嚴像貌，蒼藻薦杯盤。月落廟門靜，龍蛇驚夜寒。僧紹嵩憇水仙祠，集句萬木已西風。千山景象通岸。拖秋草綠日，抹半山紅穴。蟻苔痕靜詩。錢塘縣志。人眼界空，水仙來往處。脉脉與何窮。

後徙建壓隄橋之北，并以樂天和靖子瞻三賢附

祀有井曰薦菊取蘇詩不然配食水仙王一醜寒
泉薦秋菊之句後廢仍祀三賢於孤山明嘉靖二
十二年郡守陳仕賢因禱雨有應重構亭其上復
圯萬曆十四年守余良樞重建後徙孤山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御書平湖秋月扁額建亭其處徙廟於亭後後毀廟改建
馬公祠雍正五年總督臣李衛易為蓮池庵仍祀
嘉澤龍王以復水仙故跡并供大士於祠後

朱文公祠

在孤山之陽

錢塘縣志公昔為浙東提舉修

舉荒政釐革病民諸事又治台州置書院申教條
立社倉寬逋負奏捐丁絹輸築陡閘開濬河渠修
治塘岸有功於浙最深明嘉靖四十年督學秦梁
謂朱子提舉浙東有遺澤建祠錦塢山督學蘇濬
動支仁和縣學租銀八兩遣官致祭

國朝順治丁酉公裔孫以錦塢山峻歲久傾圯請于巡
撫陳應泰巡按王元曦提學谷應泰移建今處

德馨祠

在照膽臺之右

祀明杭州府知府姚之蘭浙江通

志字汝芳桐城人萬曆辛丑進士知杭州丰裁卓然訟無畱獄接士以禮郡人立德馨祠以祀之

俞公祠

在孤山之陽

西湖遊覽志公名琳字德章臨安

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工部尙書豁達有雅量祠臨

大池有木香古梅幽標可賞

惠獻貝子祠

在孤山之陽

祀寧海將軍固山貝子謚惠

獻福喇塔康熙甲寅公奉

命帥師掃除耿逆平定溫台使浙東西億萬生靈安于衽

席大有造于大江南北浙之人歌思鴻功偉烈建

祠湖濱歲時報祭至今弗替焉

葉臣遇寧海將軍固山貝子保合遺

皇帝御

愛碑

宇之十二年奄有中外悉主悉臣幅員普遍章亥所弗能步乃偃武修文諸藩鎮例解兵柄而三孽于以方苞明年甲寅耿精忠叛于閩六月賊帥曾養性攻溫州八月率賊將朱飛熊水陸十餘萬陷黃巖進薄台郡是時變起倉卒逆焰方張外邑山僻土賊又乘機蜂起四出剽掠孤城危岌勢且不止十有一月寧海將軍固山貝子自錢塘飛渡來援經年底定再造台疆億萬生民之命實始之終之備極撫綏全活之恩所謂起一州死人而骨肉之也方賊兵雲集居民紛紛驚竄守者閉門禁阻而逃者日益眾民出遇賊皆脅令割辦貫死及遇官軍又以其黨賊悉擒戮民進退皆無生理益鳥獸散城旦夕且下遂有議棄台退保寧紹者貝子至卽力排眾議決計堅守且謂糧餉匱乏人無固志皆撫御經理之不善耳乃下令弛門禁聽民得

出入樵蘇其被脅從割辦者許自首投歸槩置不
 問又令軍中毋取民寸草寸木犯必律以軍法于
 是大兵數十萬眾肅然奉令民慶更生商販蟄集
 軍食無乏士氣倍增而賊薄城下隔江水為陣築
 長圍以困我晝夜矢石不絕貝子親督將士悉力
 拒守凡濬濠築圍樹柵設伏一切機宜皆先事預
 籌賊計無所出攻稍懈乃突出精銳擊之賊屬敗
 去賊間謀楊御雲邱文挺楊士驥輩潛廝軍中窺
 我虛實貝子察其有異密令巡道楊某偵得之盡
 獲其與賊往還私書偽札立磔于市賊氣益沮仙
 邑斷我師甯紹餉道貝子謂恢復之計當自仙邑
 始乃陽治浮橋與賊會戰陰遣勁兵攻茅坪遂復
 仙居取梁蓬出賊後賊腹背受攻遂大潰貝子親
 率大眾轉戰而前所向披靡旋復黃巖太平方克
 仙居時諸將以不早降例以子女充給有功貝子
 惻然憫之第恐不賞則無以示勸乃下令聽民取
 贖各歸其家民大感悅歡聲雷動歌之曰貝子仁

命討賊

仁莫加昔無室今有家軍行輜車糧糗需役甚繁
 有請拘執其來意吾寧稍緩輸運決不重困吾氓也
 之是沮其莫不感泣先是溪口大芬各鄉居民為
 行旅聞之不忍以芻糧助之諸將執法請勦貝子曰此
 賊所迫多忍戕之乎地近賊巢不得已為自全計耳
 民也而忍戕之乎地近賊巢不得已為自全計耳
 豈肯背叛者耶且吾奉
 惟仰體
 好生之德以不殘弘濟鉅業耳其悉宥之全活者
 不啻數萬人台民蒙貝子不殺之恩類如此貝子
 豁達好謀知人善任駐台一年紀律嚴明恩威並
 著與士卒同甘苦偶糧不繼口啖粗糲一餐終日
 不飽裨將為流矢中目不能出乃親自至榻前慰
 問再三繼之涕淚以故士皆感激樂為効死此所
 以我台以皮骨僅存之殘黎竟獲保全如磐石
 也貝子之恩德為覆載于我台也無窮今之耕
 于野安于室居于肆販于塗弦歌于壑熙熙皞皞
 何一非貝子拔之水而登之衽席者台人感貝

子之賜即感貝子所以廣
朝廷好生之賜回憶爾時烽煙四警孤城帖危寄微生

于鋒鏑乞身命於須臾
則今日之市井依然骨肉無恙誠非台民夢寐所
及又豈合民意念所及哉貝子之恩澤瀝心莫報
累禩難酬僉議建祠報恩而俎豆之又恐事遠年
湮其豐功盛德後世或不及知于是節其要實大
書深刻之壽諸麗牲之石俾與大固靈江共傳不
云朽

諾公祠

在鳳林寺左

祀鎮浙將軍宗室諾羅布將軍恤

兵愛民

聖祖仁皇帝南巡

御書天潢維翰四字以賜之後浙民請建祠於西湖之濱

祠內有君子泉敦詩說禮堂

鍾忠惠公祠

在跨虹橋左

祀明河南僉都御史鍾化民

化民以勞於王事卒萬厯中奉旨河南建祠後因

郡人請建祠西湖之濱

倪元璐建鍾忠惠公祠碑記萬曆丁酉秋七月巡撫

都御史鍾化民以盡瘁卒官於時申州宗室暨紳
矜百姓莫不號泣謂公既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爭
匍匐控直指姚公願據禮立祠肖像以昭朝廷祀
典姚公奉奏得旨建祠與祭三年復為請祠請諡
旨賜諡忠惠春秋致祭蓋異數也於是兩浙士民
陳述公功德模範足為鄉黨百世儀表雖公宦遊
所皆有祀祠而本郡專祠尚缺非所以樹風聲慰
仰止也願釐金擇地建祠西湖跨虹橋左以奉像
置田三十畝輸官襄春秋奠當道報可歷有年所
而記闕焉余奉召過省公仲子名臣手公祠錄傳

記請余記之余惟公生平懿行事業具志史乘述其大者初皇儲未建公為山西道請立元子尋以執法忤權貴調行人遷議郎時三王並封之議與公抗疏極論之執法以下咸為公慮不測乃上因疏感悟遂定元子封甲午中州連年災荒炊骨相食聚嘯揭竿蜂起廷議使公往賑安集之時公已遷光祿丞上命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督理荒政公請得假便宜發帑三十萬金留漕十萬石即飛示馳弛賞賚禁以集商米設粥廠擇樸勤者主之隆賞嚴罰胥吏無侵公撤騶從單騎遍歷州縣村墟慰問稽覈癘疫流行不遑自郵糾逮一二墨吏諸司望風勤事恤貧宗療疾疫歸流移掩遺幣盜賊間風屏迹公隨地撫馭安插之於時中州之民計共活五千四百六十萬四千有奇上意慰悅轉公太常少卿適河南撫臣缺上心器公超資救往時值礦盜亂宛鄧間公親督殲亂首餘黨解散不六耗至是轉劇病遂不起公初以庚辰進士令閩惠

安移劇江右樂平舉清廉第一著有親民類編繼擢烏臺按秦晉有閱視類編求生錄在光祿有復民十約在太常有請親祀郊廟并請改于肅愍忠肅疏公自家居至宦成凡畫所行夜必危坐省察每拜一疏必積誠齋沐祈感動在敷奏之外故生前格心身後蒙眷理不誣也則今祠之建使杭人土之朝夕周旋與四方來遊之士瞻像景行慨然共興天下已任之懷所以風示來學者至宏且遠矣

湖山神廟

在跨虹橋西

祀湖山之神雍正九年總督

李衛建

李衛湖山神廟記西湖名勝甲天下古剎

民祈福者率無不備土木之功盛丹堊之節以靈近城市便於展禮而且山水之秀實足以安神靈而壯觀瞻也

國朝雍正三年

祠宇一

古

救封

漢關壯繆侯三代咸加公爵浙之人士仰侯精英
 請修建神祠於湖之金沙港以妥神靈自經始迄
 落成每乘便相度見其地受天竺靈隱分流之水
 據西湖三面之勝於此而崇廟貌享明禋誰曰不
 宜神忠義炳如日星威神貫于古今若預設此山
 明水秀之區以成神祠之大觀者因而周視詳審
 蘇隄春曉在其前曲院風荷居其後花柳參差金
 碧照耀畫船簫鼓出入其間不啻裏乾坤於錦繡
 設世界於莊嚴雖瀛州方丈何以加茲惟迤西一
 偏壯繆祠之北草樹蒙翳未盡搜剔乃移舟溯行
 見清泉一道由岳墳橋邊曲屈而來渟泓澄澈是
 又別一洞天也廢置弗治不幾合山水抱遺珠之
 歎乎余常念天下名山大川悉有神以主之至
 溪澗叢薄洞壑泉竇雖未必盡列祀典而民間祈
 禱報賽輒有所指目闕闕之間一氣鼓盪氣之所
 聚良能著焉河圖括地志云川德布精上為星張
 衡曰地有川嶽精鍾為星西湖諸山浮嵐聳翠而
 日泉流所溉周及數邑菱蒲菱艾漁網獸置民食

天

其利四時不絕精氣所感豈獨無列宿以主之而
 湖山之神從無祠宇爰闢此一席之地以答造化
 鍾靈毓秀之盛且俾神祠左右無不新之耳目則
 又自有西湖以來所未有之奇勝也雖然湖山之
 神既得享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湖山之佳
 麗者闕而不祀禮猶未備考之典術東方歲星之
 精為杏又春秋運斗樞玉衡之精散而為桃則知
 草木之敷英亦皆列宿之精所化同麗象緯則共
 室分祀揆之於禮洵無不可彼世俗稱魏夫人弟
 子黃令徵生能種花歿為不可神是未嘗有令徵
 花之衰盛榮落竟無有司其事者其為荒誕不經
 不足取信於天下明矣西湖自正月至十二月無
 月無花無植環湖遠近三十里高下曲折紅紫相
 加意培植無隙地遁甲書梧桐可知正閏歲生十
 一葉有閏生十三葉草木何知亦有主之者而已
 知正閏則依正閏之月肖像以祀庶無闕畧因
 屋幾楹中設湖山正神旁列十二月花神而加以

閏月各就其月之花表之冠裳以為之識不惟是也
 應時而發同時必有潛為催而默為使者為
 備夫而後全湖之勝既畢聚於神之旁而制始大
 清淑之氣草木葱鬱之象無不照映擁護於前後
 左右事有創而不得以奇名之者凡以山水卉
 木皆本於星精所化而非無所依據也是為記

天澤廟

在趙公隄旁俗名履泰將軍廟

西湖遊覽志履泰將軍姓

孫名顯忠錢塘人仕吳越宋嘉熙中趙與權京尹
 禱雨有驗奏封天澤侯有天澤井錢塘縣志趙與
 權奏封天澤侯建廟特賜額曰孚應額及省牒皆
 與權手書石刻天澤二字猶存萬曆杭州府志萬

曆癸未夏旱郡守張振之率僚屬士民徧禱不雨

一夕將軍降乩示以禱雨所向且為助雨明日禱

祠下遂雨三日年大有廟故隘將傾圮矣是年秋

拓地新之郡丞喻均有記并申著為令每歲夏秋

仲月令邑丞以下致祭喻均天澤廟記履泰將軍

十五里許地故僻不入通衢而廟隘僅數椽類垣
 敗瓦隱約桑柘間罔有過而禮者太守張某始撤
 而新之廟之址不盈畝議者爭言廟旁地故盡屬
 將軍陰蝕於里中之黠者第下從事按之立可致
 公曰吾為安神計乃更擾百姓乎第昂其直以市
 遂廣至五畝有奇前為廟門南引而臨衢門兩楹
 中為殿奉將軍像殿四楹益宏以敞後為殿奉將
 軍夫人像寢亦四楹而制稍縮門以內築甬屬之

來甬而淵然於殿之左者為井翼亭其上負門而
 屹然於井之前者為臺以禱雨寢之後為池宵然
 幽以深將軍故以天澤侯封池所以象澤從陰氣
 也迤殿而東為房以棲守廟緇隙地為蔬圃間
 樹以竹繚以周垣既壯且麗廟新矣人人知有將
 軍易觀聽而禮祀之矣廟所以新者何先是夏六
 月不雨守日率僚虔禱一夕神降於具示禱雨
 所向守大驚稽往牒而走視其廟則將軍固嘗以
 禱雨顯宋嘉熙間敕封為護國天澤侯守益大駭
 遂禱之車未入郭門而甘澍隨之矣一兩三日隴
 畝盡沾足歲不為凶遠邇大懽始請於監司發贖
 餼新將軍廟復申著祀典每歲以夏秋二仲月檄
 丞簿一人致祭為百姓祈穀薦紳三老將
 立石廟中而屬記於余因述其大端如此

關帝祠

在裏湖金沙港

流金橋側舊有隙地雍正九年總

督臣

李衛修建神祠殿宇宏敞西偏為園疊石醜

渠花木環植洵足增勝湖山云

旌德先賢祠

在蘇隄南第一橋

夢梁錄寶慶二年袁大資

韶請於朝以杭居吳會為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
 扶輿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文以
 公帑求售居民園屋建堂奉忠臣孝子善士名流
 德行節義學問功烈自陶唐至宋本郡人物許箕
 公以下三十一人及孝婦孫夫人等五氏各立碑
 刻表世旌哲而祀之袁韶奏建先賢祠疏伏觀乾
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
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名分享
遂為一郡盛典邇者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

因卜壺舊宅亦取江左諸賢萃為一祠皆所以尊
 禮名賢昭示民則之誼杭居吳會為列城冠湖山
 清麗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文仰
 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
 首善之地若茲逸禮可不搜舉而振起之乎臣韶
 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宇位置弗稱已
 更諸爽垲獨先賢祠典未秩營度有日擇勝良艱
 近聞南山之北新隄之上居民有以居廬園池求
 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千有奇營躬
 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夷曠窈深今欲
 建立堂皇表以臺門翼以廊廡繚以垣牆通以橋
 梁劬為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考歷代史傳及百
 家之書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
 節義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勵俗者詮次事實撰像
 贊述勒諸堅珉列置堂中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
 隆上都觀萬國其於教化實非小補涓日鳩工以
 次興建所合具申朝建乞割下本府以憑遵守施
 行袁韶先賢贊陶唐許箕公由一身遽廬萬物土

苴黃屋垂裳何有於我洗耳之泉晝夜不舍稽留
 之山可眇天下漢嚴先生光甄殷陶周起渭去莘
 先生奚為畢世隱淪西都之季氣節不伸以此助
 理匪潔其身吳偏將軍凌公統蟻視曹瞞電掃鋒
 蝟翼蔽仲謀脫危虎尾忠不顧身有賈無貳豈曰
 兵家為古國士晉臨海太守范文貞平函今茹古
 殫見洽問津航學海從者如雲周粟雖甘其忍去
 殷文貞之謚汗簡流芬晉中尉褚公陶龍躍鳳鳴
 人物之盛雖有他樂亦不敢請晚競清姿瞿然與
 敬吾善者機心會神領管孫先生暑造物與游盡
 性窮理閤室不欺佩仁服義禹稷同道饑溺由己
 天嗇其年如顏之死宋龍驤將軍壯侯卜公天與
 惟節與道天下大閑杲龍驤將軍壯侯卜公天與
 毛名重泰山凶徒逆儔胡不厚顏宋范先生叔孫
 世降俗漓貨力為已鄰有急難睨而不視溫溫德
 人藥疾樗死榆陰孟亭必恭敬止齊褚先生伯玉
 瀑布長虹難比其潔剡山白石莫抗其節蒲壁空
 還不受羈繼館巖之阿太平日月齊顧先生歡寒

松怪節殘膏腹筭蓼莪廢詩晉哀是似山谷諫編
 蛛網金匱南風帝琴草堂流水齊杜先生京產軒
 冕市朝醢雞舞甕肥遊邱園道義為重子亦謝官
 菽水歸奉橋梓俱零死生同夢梁太中大夫范公
 述曾帝師之學惜不逢時諤忠諫汲直之遺秩
 二千石秋毫無私家徒壁立萬古清規梁范先生
 元政抱甕生涯山澤癯儒匿瑕之德薰淡里閩跨
 齊歷梁蕭然索居孰云好爵不如園蔬梁參軍記
 室褚公修蹟探義文學鄙歆向孝通於天曰嚴與
 敬溢米廢餐苦廬滅性超絕今古冠冕百行唐太
 常卿褚康公亮潛龍將翔霧雨先集貂珥蟬聯康
 濟鴻業鳩杖之歸遺恨黃閣蒼梧白楊始終遇合
 唐太尉褚公遂良受遺老臣立朝孤忠事有至難
 遑恤我躬逐魄湘水胎禍漢宮委階之笏光摩蒼
 空唐禮部尚書褚文公無量發揮聖真經緯邦國
 遭憂言歸廬在空谷松柏滋榮鹿攸伏惟孝惟
 忠其人如玉唐荊州大都督許公遠氣吞軋犖屈
 事髯張鯁賊喉牙為國金湯壯哉義士魂兮故鄉

名存忠烈廟食相望唐章孝標先生成緬終唐之
 世垂三百年於杭大州得三人焉孝通神明維德
 之全殺青闕文我永其傳後梁錢武肅王鏐匹馬
 一呼奄有吳會櫝而藏之百年有待子孫其昌生
 民永賴錦衣故城山川不改後梁給事中羅公隱
 浣西草堂白髮參謀奇骨非媚與俗為仇鼉江百
 篇擬度驂騮異世一轍汗漫天游宋錢忠懿王弘
 俶真人龍興揮斥六合我有士田圖獻閩闔吳芮
 分茅忠載令甲煌煌大星流光累葉宋吏部侍郎
 郎公簡名遺公車萬乘知已膏馥詩書嶺嶠洙泗
 遨頭倦遊宴休袂汜壑國刀圭乃砭州里宋林和
 靖先生逋遊避影林壑清畏人知爾梅多事漏吾天
 機長風孤騫秋鶴與飛山高水深無成無虧宋知
 制誥謝公絳決河之諫砥柱頽波爰田之均槩量
 取禾象鬣眾建子衿肩摩乃言底績其德不瑕宋
 知諫院錢公彥遠大科異等一翁二季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玉立朝紳霜清諫紙犖犖如公百年有
 幾宋大中大夫錢公藻翩翩王孫侃侃儒素國有

大疑廷抗三疏平生美官一寒如故何以贈終知
 者明主宋翰林學士沈公邁伊昔繡遊駭耀閭里
 而公之歸仁及生死輒花日新隧柏風起哲人其
 萎命也天只宋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誦瑀戈盪節
 邕桂延郵航琛輦賈威行令季青苗之議干喙嘯
 嚅筆端膚寸膏澤蠶鳧宋翰林學士錢公勰戒得
 若仇口唾鉤餌疾惡如風筆驅蛇豕孤雲九華一
 斥不起名振雞林清哉膚使宋直秘閣吳公師禮
 帝學魏巍游戲弄翰言當格心奚止筆諫常棣專
 經谷風共難施屯豐年識者三歎宋龍圖閣直學
 士虞公奕鴻雁安居賦颺懷惠皇皇者華君子豈
 弟若人侵官事特其細投劾以爭所重國體宋八
 行崔先生貢尸祝於庠惟褚及許異世並祠以盛
 德故行歸於周為護為矩仰止高山尚其踵武宋
 太師張文忠公九成關洛正傳表微繼絕道扶中
 興大義昭揭讒波稽天何傷日月揚光於今並暢
 忠烈晉虞定太夫人孫氏烈烈共姜英英陵母惟
 夫人德二美俱有歲晚養堂金章紫綬受報於天

俾昌俾壽晉孫賢婦虞氏彤史無傳女師周詔展
 如之人獨懷清操野服巖居名齊德耀爰表芳徽
 來者是效唐馮孝女孝之大端於終於始有女能
 之愧彼男子靡室靡家養生喪死揭石鄉關永錫
 爾類唐莫氏妻何氏臨難守節哲士難之惟此烈
 婦白刃弗移殺身成仁其甘如飴松柏之心匪姑
 焉知宋孝婦盛氏婦之事姑難於事親乃眷淑德
 今昔異閭里闕表懿史冊揚芬閨門之化式是國
 人萬曆杭州府志寶慶三年詔易其額曰旌德觀

中書舍人王暨為記
王暨旌德觀記皇帝嗣立之

以厲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
 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
 公韶言於朝曰錢塘為浙右都會名入鉅公前後
 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傲會
 稽故事剏為祠宮俾國人有所矜式庶教道其有
 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環

其址平湖滿抱林巒映發夷曠靜深為之區畫外
 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置涓辰賦工
 民以悅從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
 得全節之士自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
 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槩製贊刻石列之
 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薰
 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為大書
 而揭之既訖工屬暨為記暨聞一鄉之善士生同
 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
 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者之傳如楚國
 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
 凡民何從知之况六飛移蹕今已百年物繁俗靡
 出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
 衍又安知許嚴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
 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慕若
 醅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為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
 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
 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

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為天下
 劇任號稱省府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
 穰視開封則一公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
 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於茲省府二
 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
 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
 贊紀述詳矣茲畧不敘獨敘建堂本意於以表明
 時宅牧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
 俾後來觀者後毀徙保安坊內
 知所取則焉

國朝承歷代增祀共二百二十七人右為女貞祠亦承

歷代增祀共一百有四人

南山路

柳洲二賢祠 在湧金門外瀕湖

錢塘縣志舊名子貢使越

祠祀端木子

國朝順治十四年左布政使張摺彥重建

章士斐子貢使越祠記子

貢使越祠者介西湖之西不知始何時傾廢久矣
布政使新鄉張公更為之徵記於余余曰子貢未
嘗使越也蓋史記之言云雖越絕書及吳越春秋
亦云夫夫子之意審在存魯則子貢奉夫子之教
以存魯亦魯存焉爾之吳之越之晉何為者耶故
子貢無使越事也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
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也美言
傷信慎言哉其言則是然文非夫子言也越之圍
吳在哀公十三年其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孔某卒固不及見吳亡也考左氏
子貢之辭於吳者四見辭於越者一見鄆之會辭
免康子之召會伐齊也辭州仇拜甲之賜會橐臯
也辭免尋盟會於鄆又賴其辭以舍衛侯此子貢
能言之效然皆公與大夫命之又顛事而已其一

辭於越非辭於越也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
聘盟於平陰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
及此夫此不得子貢從越而思子貢當時之能言
必能免已於盟此子貢未嘗入越之明徵也吳越
春秋又言句踐既誅文種求賢聖吾夫子奉先王
雅琴禮樂往奏句踐不得志而反越絕亦云不知
句踐霸世誅文種距夫子卒又八年譌妄至此余
又安知後人不託子貢以為能言之藉耶越絕一
書世名為子貢作乃下及秦漢何也故知使越非
實矣然會吳伐齊實戰艾陵其於黃池之會差隔
二年必史誤聯為一事而又取說辭之蒙子貢者
卒信為實若越絕若吳越春秋家語又自相舛襲
而為之耳雖然當康子越盟媿以不得子貢則如
子貢誠使越越必藉手以霸無疑况聖賢之道如
日星豐其屋蔀其家乃弗見之越人苟有知子貢
之賢者儼恭祗肅以存於形容雖謂子貢嘗使越
可矣祠之康熙二十六年巡撫金鉉督學周清源
其又可也

從先賢仲子後裔之請以仲子舊祠之在弼教坊

者移來合祠於此遂改今名

顏光徵柳洲二賢祠碑記柳洲二賢祠

仲子季路端木子貢也夫以兩賢之神焉往而不能
在且自天子之都達於郡縣二丁之祭萬世不能
廢兩賢處十哲之班配享血食久矣奚獨西湖哉
必有子若孫流寓斯土不忘所自故得奉其廟祀
與歲乙亥家大宗博士懋衡來浙訪子傳吾鄉仲
君博士言請予為二賢祠記俾嗣孫藉以世守丙
子秋博士又以書來曰吾家世居卜里漢更始間
先賢十七世孫名世德因赤眉之亂遷任之橫坊
村即今所名仲家淺也至唐開元賀知章令任城
始建仲子廟於河澗春秋俎豆歷代相傳宋靖康
間仲族稍稍散失有仲基者以武功授高郵判建
炎戊申偕孔端友扈蹕臨安杭之有仲族自基始
計先賢至基凡四十八傳又十傳至璉明成化進
士令宜賓聚居仁和之弼教坊西請之有司立仲

子廟以寄水木之思春秋祭祀勿絕甲申兵燹廟

祀中缺湖濱有子貢使越祠不知始自何時方伯

張君搢彥更新之亡何守祠生遠去為浮屠竊據

毀子貢木主禹航進士孫應龍白之官始復康熙

二十六年先賢裔孫仲誠仲清仲學濂傷祠祀久

廢詣府請與子貢並祀中丞宛平金公鉉允其請

學使周君清源給學租致祭為定典苟不得子一

言以記之將四方之覽勝者無以知祀事所由來

而子若孫之流寓斯土者又將何以綿世守也子

覽書具悉始末夫尼山之徒三千孔子生平所稱

許不曰子貢則曰季路我

朝振興文治崇尙學校迥越百王凡海隅日出之邦九

州萬國之外雖小夫婦人罔不知聖賢之道之尊

况錢塘為大都會山川毓秀代有偉人其間學士

才人登臨山水入謁斯祠儼乎行行侃侃之風藉

以收放心而資學道者之助又奚止於子若孫之

奉祀為足縣世守已哉若夫祠系以柳洲何也聞

之故老言祠前故有柳洲亭仍之以存舊蹟也爰

記之以報 雍正九年杭州府知府秦烱重修

三義廟 在湧金門 錢塘縣志古問水亭之東有廟

曰三義祠漢昭烈帝關壯繆侯張桓侯其肖像三

人皆並列焉吳任臣三義廟辨三義立廟是也同

臣史言先主初起時每當稠人廣坐關張侍立終

日是在未即位之先尚有君臣之辨况已登大寶

而猶可並列乎然則廟中之位當若何奉昭烈南

錢王祠在湧金門外南 陳善杭州府志祀吳越王

錢鏐鏐子文穆王元瓘瓘子忠獻王弘佐忠遜王

弘琮忠懿王弘俶宋時觀在龍山熙寧十年知杭

州趙抃請於朝建蘇軾作碑記蘇軾表忠觀碑熙

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

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

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燕

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

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

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

瓘至其孫忠獻王弘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弘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五代相終始天

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

下大亂豪傑蠡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

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
 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
 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至
 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
 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
 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
 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埋其父祖墳瑩融以
 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
 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
 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
 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墓之在錢塘者
 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
 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守掌之籍其地之所入
 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
 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
 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
 表忠觀銘曰天日之間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

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
 天誓江日月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
 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
 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
 神人玉帶裘馬四十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
 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
 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
 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然新宮匪
 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
 視此元時燬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
 刻文
 巡撫都御史周斯盛暨藩臬諸司以靈芝寺改建
 寺蓋王故苑也
 陳柯改建錢王祠碑記予少讀蘇
 子瞻表忠觀碑乃慨錢王於吳越
 之民其德厚矣當羣盜倡禍中原無主十國之君
 拓疆宇以自據其為民之心尙未辨也及中原易

姓則隨時納款天命既一則籍土歸王其心不忍
殘戮其民挈之水火之中使嬉遊於富完安樂之
鄉且時歷百年位傳三世而始終之心如出一人
其視諸國各一時僭據以抗王師雖糜爛其民而
不顧者其為德何如也予謬守茲土先是倭寇孔
棘督撫梅林胡公等改祠於靈芝寺蓋王故苑
也幸翁然同心用襄厥成予又病東坡之碑殘剝
為易石摹刻之以置諸新祠使謁王祠者讀茲文
以思王德庶幾斯祠斯文
相與傳世千百於無窮也
錢塘縣志進石坊折而
為橋又石坊為門有東坡書表忠觀石刻碑亭正
字奉五王像有新建伯王守仁順天者存扁後為
慶系堂明末漸圯崇禎中裔孫檢討國本等請憲
申約後裔孫士璋等請重修葺仍歲以春秋額支

官師致祭

施樞表忠觀詩荒碑五尺蘇生花飛鼠

秀落誰家鄧原岳表忠觀詩一畝芳祠即故邱錢
王香火此重留水犀獨擁三千卒裘馬橫行十四
州畫棟秋風棲鳥雀青巒夜雨泣松楸英魂不散
封疆異山下寒泉空自流王楫登錢王祠詩玉帶
龍衣貌宛然朱門碧殿傍湖邊行人下馬看碑字
高柳藏鴉拂廟堦禾黍故都州十四波濤古岸弩
三千傷心一片厓山地月色潮聲更可憐徐燁錢
王祠詩越王祠宇枕平湖猶有遺民說故都魚鱸
蝕苔封玉印蝸涎綠土篆金鋪霜寒一劍留英氣
月照孤峰冷霸圖欲剔殘碑徵往事古文零落斷
龜趺陳子龍錢王祠詩草草羣雄事紛紛割據年
邊爪牙多健勇參佐集神仙本奉中州朔時分屬
國天錦城開邸第大木擁旌旃受冊三樓下歌風
四馬前自從納土後終見舉宗遷青蓋方朝洛丹
書改賜田金輿何日去玉椀不曾還守墓新恩重

荒祠舊德傳冕旒皆壯麗子姓特綿聯晚樹騰鬪鼠空簷響杜鵑崇功銘版碣遺恨滿山川異代還祠廟當年入管絃寶融應貴寵張軟共周旋錫禮何妨盛王侯豈易捐誰言脫屣便不見誓書堅宋室諸陵在南枝更可憐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御書保障江山額恭摹勒石五十六年巡撫朱軾議令重

修未果行

又錢塘門北菩提院側武林門普慧院傍方家峪寶藏寺傍俱有王祠

雍

正五年

敕封誠應武肅王冬十一月總督

臣

李衛重建明年八

月落成廟前立石坊曰功德坊

李衛重建誠應武肅王祠碑記士君

子苟有介節孤芳振拔流俗即可以叨祠祀況生平功業實能仰答一人俯護百姓則春秋殷薦雖千百載猶當世享之浙有武肅王封自梁唐相沿奕葉其功與德在史冊乘志既詳哉言之矣厥後褒嘉忠悃爰建祠於東陽又建表忠觀於西湖之濱凡武林士民且祈且報累累勿絕亦足以見惠澤所被果深且遠也雍正丁未歲我皇上嘉其靈爽敕封誠應而舊觀傾圮殊不足以肅瞻仰因令刻期修建以底厥成夫事之廢興成毀相尋無窮宋以妙音院佛寺改奏為觀而與在熙寧者是觀復立遂塑王像并子文穆孫忠獻忠遜忠懿諸王俱附之迨嘉靖迄今又數百年而故址頽垣幾於再廢矣自有此建庶幾湧金門外省會城西綠柳隄邊黃鶯囀處望其靈斯在謁其像其神乃依是又足以廓宋元明之宇而舊典聿新也

夫百年易盡者人事百世不泯者忠魂耳以王之精靈荷

聖天子

之崇祀加以摩霄棟宇列曜軒楹斯棘斯飛美

輪美與有不保茲封土奠我蒸民於億萬斯年者

乎而豈僅如度越流俗之士崇諸祀典者不過表

當時風後世哉是役也始於丁未十一月迄戊申

八月竣事觀傍西湖由湖而上則有階歷階而進

御碑

有橋以駕碧沼有門二重有殿有樓殿供王像樓

供王得姓之祖商賢大夫焉循舊制也前後有牆

東西有廊其間魚鱗鳳集藻井綺疏無不照灼而

選材堅固則又足以為久遠之計從此幸茲土者

加意保護俾爾軍民勿輕褻越則是觀廟貌其與

錢王之德而俱永歟采彝尊表忠觀詩城邊碧瓦

樹靈旗廟口明湖濯翠微聽罷緩歌歸夜月獨存

豐碣對開扉錢塘白馬迴犀弩玉座青苔上錦衣

保障東南功不細祠官異代豈相違

孫忠烈祠

在湧金門外南

錢塘縣志

祀明孫忠烈公燧公

死宸濠之難嘉靖間建祠於此

周元公祠

在清波門外錢家灣

錢塘縣志

祀宋濂溪周子愔

頤南渡時建久廢

國朝康熙四十一年督學姜櫛檄令重修歲以春秋致

祭巡撫都御史張泰交題額都轉運使高熊徵有

碑記雍正九年總督臣李衛重建

發祥祠

在南屏山西

萬曆杭州府志祀昌化伯邵林以

誕孝惠皇太后也先是林卒時權厝北山青芝塢

嘉靖十八年林孫錦衣衛指揮輔請於朝詔守臣
擇今地遣官營葬為之建祠墓下給供祀田八頃
賜今祠額

西湖土地祠 在南屏山前

國朝雍正八年總督 臣 李衛改舊祠祀西湖土穀之神

王公祠 在藕花居 錢塘縣志即湖山書院祀巡撫都御

史王國安外有石坊題曰藕花書院

神禹廟 在茶坊嶺下 夢梁錄夏禹王廟在錢湖門城側

旌功祠 在三台山 萬曆杭州府志祀少保兵部尚書贈

太傅諡肅愍于公謙 名山藏謙字廷益錢塘人正統十二年乘輿北狩廊王即

位是時北征將士十亡八九京師人心洶洶侍講
徐瑄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
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在京師一動
大勢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敢言南者眾其誅
之乃告內外繕濠墮誓士馬警樓櫓治險塞以備
不虞也先擁上皇大同城下大府之士登陴而語
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
陣而語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至都城下都
城之士登陴而語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謙
屢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上疏曰也先違
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其為仇恨庸可勝言
若許以和萬有不可昔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挫
敗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徽欽北轅奸臣
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辱滅而後已前事之不
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來則震武
去不窮追若大舉入寇以我肆士加之奮帥臣等

蒙死前行可以力戰而服若使臣通好加禮必先示弱啟侮臣所謂萬不可者也先因景帝不謁上皇以為抱空質而不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還居南內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謀召襄王子下獄責簿對曰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召之謙曰無庸石亨奏論死上猶豫曰謙功有貞從旁言謙不功陛下不奪門矣有貞即理也是日詔謙文並棄市籍其家成謙子冕龍門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籍家時僅得所賜盃甲袍帶而已京師人語曰驚鷺冰上走何處覓魚賺他日奉天門災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冕還二年遣行人論祭謙墓明憲宗諭祭故事兵部尚書于謙文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故復卿子官遣人論祭嗚呼哀其

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厄於前而伸於後允愜乎人心用昭百世之令名式慰九泉之冥漠靈爽如在尚弘治二年訓導儲衍禮科給事中孫縉謙克鑒之

子府尹冕先後陳請命下建祠墓所賜額張寧為

記張寧旌功祠碑記皇上紀元弘治之初仰體先朝德意俯從致仕應天府尹于冕所請贈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賜諡肅愍祠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時鎮守藩臬郡邑官屬皆欽承不懈祠祀畢舉冕瞻拜涕泗思報無日謹當刻石志感以寧素辱少保知遇又嘗備員禮科宜書所見式昭久遠越惟自昔人臣才高任重功大寃極勞生於艱危罔死於平治肅愍公百世一人重華協德反正除邪彰不賞之功辯切膚之譜我聖朝千古一時也事之始末詳實有論祭文國史傳旌功錄天下士大夫弔慰之作亦既顯赫流傳無煩衍述矣竊念公平生憂勤中外

遺致身家已已之變誓死殉國守經行權施無弗
 濟揆其要切莫重於掖留監國斥沮南遷燒散芻
 糧閉關出敵決死回鑿堅絕和議計徒寓寇不援
 虛報八者皆當時樞機關鍵一得失則廢興所繫
 少遲速則安危相倚惟公材器絕倫識度超越隱
 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之務動無牽制慮斷如流
 用是安却強寇奠安社稷及邊警解嚴六職仍舊
 更張建定各有專屬而所司類以僉謀遂事託公
 鎮重不知者固宜責備於公未嘗自辯顧以久
 總兵柄監往虞來過於嚴峻一時貪功習矯如石
 亨徐有貞輩置不能行禁不得肆恣唯積怨何甘
 心於公者殆非一人公亦未嘗自恤夫責不辯則
 疑謗易乘怨不恤則禍難陰蓄卒致彼投變於安
 動險於順媒藥附會誣公欲立外藩構陷殊死事
 及公猶舉止安詳畧無餘言申解蓋自任患以來
 常奉懸宋丞相文山畫像於卧所其志念明遠操
 權肆姦竇殖相踵天當亦無所移奪矣未幾亨輩脅
 權肆姦竇殖相踵天當亦無所移奪矣未幾亨輩脅

杜夙荷知憐者今皆顯被褒卹一命而復官再命
 而錫祀三命而有易名贈秩建祠專祀之典意肇
 於英皇事舉於憲聖恩廣於皇上於崇德報功之
 間見繼志述事之大非特一家之慶幸也昔周公
 辟位居東蒙諧入楚雖君臣賢聖不能無无妄之
 禍及其末也亦惟因事顯白而成王終無良悟之
 心褚遂良岳飛皆以忠死今皆秩祀於杭遠者歿
 百五十年近者六七十年更歷數朝依違忌沮漸
 加追重求如今日之離明乾斷速自宸哀而恩澤
 世洽於肅愍者古未前聞也宣故曰千古一時百
 世一人宜府尹君服膺兢惕汲汲圖永以俟首
 邱於祠墓之倚可謂忠孝無忝矣於乎至哉嘉

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屬錢塘知縣李念新
 之嗣是巡按御史傅鳳翔閩隣王紳巡鹽御史高
 對相繼協修錢塘縣志萬曆三十年改諡忠肅諭

祭葺祠

張珣旌功祠詩蒼龍失馭九門開排難功

憐才兩朝雨露新恩在一夕湖山舊夢回惟有旌

功祠外水沈沈長使後人哀王世貞旌功祠詩正

統逢今歲風塵日暫蒙乾坤三己巳社稷一于公

不作青衣辱依然黃屋崇祠連賜豕地石馬汗秋

風吳振纓謁旌功祠詩一酌空山起暮煙松風嘯

雨咽寒泉魯陽浪說揮西日媧石誰云補漏天北

闕至今回玉壘西湖終古祀綿田但令社稷能長

在不使荒林叫杜鵑陳子龍于忠肅祠詩紫蓋烽

煙竟不旋手持大計靖江天北門虎卧回鑿日南

內龍飛賜劍年山外怒濤歸碧海豕邊荒草像祈

連上皇猶想風雲際曹石功名倍黯然楊鶴于忠

肅祠柱聯千古痛錢塘並楚國孤臣白馬江邊怒

捲千堆雪浪兩朝冤少保同岳家

父子夕陽亭裏傷心兩地風波

國朝順治間興修仍令春秋致祭康熙三十一年知府

李鐸重建自為記

張綱孫于忠肅公祠詩英宗北

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

憶往時成浩歎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

字白日寒煙滿墓門寂寞祠堂嗟歲老竹深松火

又黃昏沈欽圻謁于忠肅公祠詩宰木豐碑拱墓

門旌功祠畔禮忠魂孤臣決策安中國羣小訛傳

召外藩共信金符存內府空教熱血灑荒原隔湖

相望樓霞嶺兩地沉埋萬古冤朱彝尊于忠肅公

祠詩昔在狼山下軍書犯近垆六師輕朔漠萬騎

失雷霆土木塵長滿龍蛇歲不寧豆田沙浩浩黍

谷路冥冥濟世須元老材總四溟從容持國計

指顧悉兵形取呂安羣議劉琨表外廷嗣王仍曆

數高廟有神靈既罷命已甘刀鏤功真溢鼎銘春秋

翠輦南內啟朱扇命已甘刀鏤功真溢鼎銘春秋

隆代祀俎豆肅維馨一自輅車至難期候火停遺

墟愁戰伐大樹日飄零碧草空祠長黃鸝過客聽

霜鐘沉曉月風曠繞明星卞壺誰修墓巫陽數降

庭議還思兩帝碑欲墮江亭遠水澄湖碧流雲暗

壑青千年華表鶴哀怨此重經龔鼎孳滿江紅用岳鄂王韻詞萬里神州當公世三光幾歇奉社稷仰回天步義聲霆烈翠輦不移嶠陸草丹心常照龍堆月置死生成敗付蒼穹孤忠切弓鳥恨須與雪徐石輩須臾滅視大名諸葛旂常無缺策定抗辭靈武賞事完補灑攀車血倘非公無論奪門功誰陵闕

東嶽廟

在中台八盤嶺

成化杭州府志宋咸淳中建錢塘

縣志明萬曆中徙建今處

國朝康熙年間重葺

靈應廟

在小麥嶺飲馬橋側

成化杭州府志神姓蔣名通生

平性直好善事親孝宋紹興十一年七月即小麥

嶺徐家桐木之下端坐而逝秋暘尤熾七日如生

觀者驚異次年疫作是境無恙有父老夢神人衣

紫橫金曰疫不侵此境上帝命我護之也於是奉

而祠之端平丙申境有虎患禱於神遂擒二虎嘉

熙間觸處旱灾境內有雨民賴以安事聞於朝賜

額曰靈應

龍王廟

在風篁嶺龍井之上

咸淳臨安志紹興十八年賜廟

額累封為嘉應廣濟孚惠王

宋寧宗加封嘉應廣濟孚惠王

宗千乘萬騎嘗登高山之風篁嶺駐蹕龍湫酌泉於上一草一木咸被昭回之光時維明神實見敬

禮涓滴分人通海淡湖興雲出岑潤吳澤越揆以
祭式宜有寵褒而封爵未加是為闕典朕今以徹
侯美稱加寵於爾有神珠宮貝闕莫窮其源而華
袞輪臺其永有耀尊我都邑振爾光靈可特封嘉
應廣濟孚惠王咸淳五年安撫潛說友更創祠宇

顯應廟在風篁嶺畔咸淳臨安志胡則婺之永康人天

聖丙寅明道癸酉兩守杭有惠政在郡時獨無潮
患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龍井山中建炎間方寇猖
獗聚永康方巖山賊夜夢紫袍金帶神人現赤幟
於空中隨就勦滅朝廷褒嘉為建廟封顯應侯後
累加封

張宣公祠在清波門外方家峪杭州府志祀宋南軒張子栻

祠向在尉司下扇里萬曆甲辰裔孫移建今處錢

塘知縣聶心湯為記吳太冲張宣公祠後記張南軒先生栻在孝宗朝反復奏

對孝宗至動容悚聽有未聞之歎而忠獻身任陝
蜀思陵言其忠誠孝宗受禪手詔入朝符離之敗
不忍言罪復任都督忠獻父子見知於君也專且
深矣然蘇雲卿於忠獻有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
人之辭而陳同甫亮譏切道學以為空談正心誠
意視偏安忍恥不深責二人之言皆深愛忠獻父
子者也蓋嘗論神宗前之君子能操化權而時命
當其全神宗後之君子坐屈於小人而名實復不
相副宋之小人神宗以前其為黨也孤其為惡也
淺神宗以後盈朝宁皆黨也所張弛皆惡也甚矣
宋之君子前處其易而後處其難也忠獻父子於
君臣不可謂不遇矣孝宗曰朕待魏公不為浮議

奪而請解督府不諭留南軒先生在朝未幾歲而
 召對至六七何不使在禁闈而僅除外職孝宗於
 忠獻實陽近而陰遠之也嗟乎宋室之不競也久
 矣忠獻之言曰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
 涕斂髮以全天下之民南軒則曰必勝之形當在
 早正素定之日不在兩陣決機之時是豈高言性
 命者哉章惇蔡京殘善類斲元氣至高孝而小人
 皆能奪人主之志氣而得其要領忠獻父子進退
 取予皆小人也夫國家使小人得司其命以乾道
 淳熙之朝不殊於建炎紹興之朝則哲宗徽宗之
 遺薰染成之也先生祠向在尉司下扇里其移方
 家峪則萬曆甲辰始也太冲婦翁天與先生實先
 生二十世末孫其猶子沈惇又重新之而命予記
 之祠專祀南軒而予先及魏公者魏公於張不祧
 也他日祀南軒先列魏公則亦南軒之意而子孫
 所當講求者也恐齋惕菴雖在諸生有大人長德
 之望使追祀魏公當為
 歌以侑之崇禎丁丑記

忠節祠

在清波門外方家峪

萬曆杭州府志

祀宋贈秘閣修

撰徐應鑣

武林紀事德佑二年元師次皋亭山宋主率三宮庶寮三學諸生北行應鑣與

其子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死於井中贈朝奉秘閣修撰

弘治十八年賜

祭文祠額正德十一年知府梁材始建祠萬曆四

年知縣姜召訓導黃金粲以祠宇傾圯請於左布

政使王應顯右布政使張任撤廢祠邑人傅楫舍

地四畝展舊基之前改建大學士呂本為記

呂本重建

忠節祠碑記錢塘忠節祠祀宋太學生贈秘閣修撰諡忠節江山徐公應鑣字巨翁及其子琦崧女元娘者也公墓在方家峪向未有祠之者建祠賜額有司春秋致祭則自我明弘治乙丑始正德丙

子大司徒健菴梁公材振揚潛德聿新祠宇勒諸
 貞珉迨今萬曆丙子又六十年祀事若初祠淪榛
 莽錢塘令姜君召邑博士黃君金粲亟圖葺治聞
 於左轄新泉王公應顯公慨然曰吾事也謀之同
 寅右轄瀛峯張公撤廢祠以充先是祠僻在山均
 乃遷於前若干步約地四畝有奇中為堂三間祠
 忠節兩廡各三間子若女附門三間周繚以垣肇
 事於歲之二月夏五月工竣址既爽塏廟復崇嚴
 英風義氣凜凜猶生也追惟元兵壓境三宮北轅
 維時擁旄握樞之臣匍匐乞降巨翁太學生耳無
 一命之榮無專城之寄乃毅然不辱盟諸武穆闔
 門自焚幸其僕救而出之山潛谷遜伊誰咎哉彼
 其心則以居王之土為王之臣爾主辱臣死之義
 確乎不可易者率其子女俱死井中是誠得死所
 矣昔齊亡王蠋一布衣死不事燕卒之齊臣迎襄
 王於莒而田單得以成功蠋有力焉公歿不旋踵
 如文如陸如張三鉅公者請命慈元景炎即位於
 福祥興登極於廣鞠旅勤王豪傑響應當是時使

弘範不力請窮追務在必得則宋之為宋未可知
 也綸綽所謂存趙孤主宗祧雪讐恥者謂非巨翁
 相振激與永享大烝誰曰不宜夫自建祠以至今
 日多歷年所矣而新祠者一見於梁公再見於王
 公張公曠世之盛典也王公福建漳浦人庚戌進
 士張公直隸嘉定人丁未進士姜君四川廣安人
 甲戌進士黃君福建龍溪人貢士董役則縣丞周
 其仁鳳陽人也同然忠義上下一心故書而不畧
 吳瓚忠節祠詩養士誰云收效難夷齊今見出賢
 關一門父子完高節萬世綱常立大閑凜凜清風
 垂竹帛煌煌金額照湖山馬前
 求活知多少地下相逢可汗顏

順濟廟 在江干大觀樓 祀善利龍王自宋至今尚
 存 陳傅良內制浙江潮神順濟廟善利侯特加忠
 靖二字敕叙某神朕固不為祕祠專鄉其福也
 至四方長吏有為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
 境中則褒崇之典朕靡愛焉以庶幾古蜡百神之

義矧惟江濤近在震內而有司以報禮未稱將侈大之用錫美名以從民欲神尚終惠使世世享謹按止齋文集第載

敕文無年月可考

勳賢祠

在天真山之陽

萬曆杭州府志祀新建伯王公守

仁嘉靖九年新建門人薛行人侃王參議臣等僉

謂新建存日嘗修業於茲書貽同志釀金構精舍

崇祀置祀田七十餘畝在事薦紳復倍充之萬曆

七年用事者議毀天下書院田為耽視者佃分十

二年巡撫都御史蕭廩巡按御史范鳴謙合請於

朝復祠賜額盡贖故祀田還之祠中有司以歲之

春秋仲次丁日有事祠下巡撫蕭廩作記蕭廩復

碑記萬曆七年天真精舍毀陽明先生祠產沒之

官後五年蒙恩復祠賜額而祠產亦復供祠祀先

是撫臣廩按臣鳴謙上言切見故太師新建文成

侯王守仁慮忠竭誠靖寇討逆有功宗社甚大身

任斯文教闡遺經其有功於後學亦甚大當其生

存而建功講學之地莫不有祠若今所議覈浙省

城南天真精舍其一也始以門人後學原本卜築

遺意倡義起祠漸積置產非有溷於有司不意書

院議毀而豪民奸僧利其產腴槩以書院請佃當

事者遂侈其宮牆籍其產界之奸豪而沒其直於

官佃者因夷其主仆其碑髡其林木而擅其產以

謀厚利於己謹按禮經以勞定國則祀之又曰凡

釋奠於先師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守仁之勳宜

得從大享其學上泝鄒魯卓然盛世賢師儒尤有

合於瞽宗之義今宗廟孔庭從祀未舉議者屢欲

請之乃茲一畝之宮合四方之力以數十年之勤

成之而制於敵法劫於單詞一旦毀之甚非國家
崇德報功之意也載考浙省故臣若基若謙若懋
或以功祠或以德祠或有以額賜祠者守仁之功
視基視謙無愧其學視懋且有光宜有特祠以垂
永久於是聖天子俞之遂予祠賜額勳賢如議
鳴謙乃下其事於杭州署守均而以判勉學董其
役又各出贖銀為祠費筮吉舉事卜於故基弗食
乃卜故基之西南食庀材伐石程工計備經始三
月丁亥日落成於八月丁巳日時維秋期郡官遵
制舉祀而廩鳴謙若藩臬大夫下泊學官弟子胥
相之祀已交相慶廩乃言曰美哉斯祠天章星垂
朱豐雲列惟聖天子崇德報功肇稱明祀凡游息
薦享於斯者仰瞻勳賢尚亦永懷帝德也哉雖然
亦知聖明褒表勳賢之意乎典禮崇隆德意洋洋
匪直彰往凡以勸方來也吾黨由學而仕日有孜孜
孰不願為勳賢然先生之勳繫賢而其賢也繫
學蓋亦自其學而學之乎致知之學淵源曾孟而
良知之體則具諸一心達諸天下者也惟其發也

無有網交要譽惡聲之心其達也不介於情欲攻
取作輟之私則其成也復還其毋然畔援毋然欲
羨之體是故為子則孝為臣則忠居上則仁為下
則順處常則敬事盡分時乎遇變則靖寇討逆之
畧無乎弗成是為勳賢是為樹的以勸方來之意
故兵部尚書新建侯文成王公也公扶義平寧藩
之變受封爵居常講道會稽陽明山中學者稱之
為陽明先生云始先生往來武林遊天真諸麓剡
睇其林壑盤鬱幽絕心愛樂之與門人修業其間
嗣是每一至輒移旬不能去及起征思田擾攘兵
戈間猶思結茅為終隱計嘗從道中遺諸生詩有
天真鹿門之句先生既卒於師諸門人經行天真
麓剡痛典型已墜而餘教未衰謂先生魂魄猶或
瞻顧昔遊默啟我後斲俎豆先生用識不忘於是
門人揭陽薛尚謙南昌王公弼首議而泰和歐陽
崇一安福鄒謙之諸君子與浙之門人相與釀金
卽其地構精舍一區春秋祀先生當是時廟貌既

新觀感爾勵毋論浙東西人士並切羹牆而一時
當路士人若部使汝寧張景水部揭揚薛僑各出
贖緩餘課鬻田供祀而左使東吳顧璘督學進賢
萬潮華亭徐階相繼獎率咸樂輸助嗣後總制新
安胡宗憲中丞桐城阮鶚部使新建謝廷傑萬安
蕭廩督學甌甯滕伯輪協力表章流遠益沛由是
游息之榭日廣瞻養之產月熾四方冠蓋之士望
橋門而講學者雲蒸霧湧殆時異而歲不同矣迨
萬曆七禩用事者創議毀天下書院改為廨宇田
糧歸於里甲徵其價輸之官驅學徒散遣之而精
舍田號膏腴天龍富僧及里中豪睥睨久矣遂遣
誣倡言與詔書合宜毀而當路諸司慄慄奉詔令
惟謹莫敢抗議髡其山平其宮神明之所棲託賢
達之所瞻依五十六年之所經營鞠為茂草矣學
士大夫過而歔歔涕洟而不能止邇者天祚斯文
帝用諫臣言下郡國覈書院之應止邇者以聞而前
部使蕭廩適以中丞自關中移鎮武林慨焉歎息
會部使江陰范鳴謙豫為稽覈遂協謀恢復之於

是寺僧暨里中豪俱悔禍具以廢材及土田還有
司不敢愛中丞括橐中俸得百兩有奇并計三四
年之粒入以酬其值不足復益以觴客之航總之
又得二十有奇而後其數符焉乃合疏請於朝大
要謂先生摠忠竭誠靖寇討逆上則有功宗社身
任斯文教闡遺經下則有功來學揆之國典宜有
專祠而精舍乃門人後學買田築室為崇祀謀合
四方之力逾五六十年而始成不意當聖明之時
一旦遽廢傷學者仰止心無以爲盡忠任事者勸
今木石尚存田入甚裕若使竟爲永廢不惟無益
公家適滋一方爭奪宜及時修復且稱劉誠意子
少保章宗伯各荷聖恩專祠於鄉守仁理學所造
視章懋而有光勳業之隆比諸劉基于謙而無媿
宜特賜祠額彰示來茲疏上天子爲動容下其事
禮官於是尚書莆田陳經邦等是撫按議上之天
子制曰可并賜金額海內學士大夫動色稱慶時
同知新建喻均在郡署守總祠事廉其木石木蠹
朽不可用石亦僅有存者兩臺相與謀曰我二人

刻約即贖銀上供外尚足充祠費何可重煩有司
於是共捐贖銀二百三十有奇而饒使汝寧羊可
立亦捐贖銀百左使宣城徐元太捐贖銀六十有
奇佐以租入界之署守均而屬通判黃勉學領其
役鳩眾工聚羣材計日授事已而竣事輪奐其美頓
其力官董其成夏而肇基秋而兩臺暨藩臬大僚
還舊觀檄有司修祀事如禮而兩臺暨藩臬大僚
並詣祠展謁道路觀者歎息至舉手加額謂不圖
今日復覩清朝盛典云王守仁西安雨中寄德洪
汝中并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
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
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又寄答德洪汝中方
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詩不踏天真路依稀二
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
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錢德洪勳賢祠
詩雲埋五嶺路悠悠海上羅浮入夢遊山月蒼涼
歸鶴夜霜風瑟瑟叫猿秋百年著述圖書在千載
經綸几席留忍伐祠前蒼峽樹春秋配食薦晨羞

王世貞謁勳賢祠詩杖策尋幽巘叩祠薦清蘋木
落羣盜盡爛然見天真輕風飄鬚眉蕭蕭若有神
三字抉靈機萬古意忽新六籍遂糟粕千聖歸經
綸媚川在懷中含機問鮫人笑彼愚公山老味囊
成津重恐魚目多冥然驕自珍所以老氏後祀遺
歎聖作大道湮下學而上達吾意書諸紳
像於燕寢而配祔南京兵部郎中徐愛湖廣鄉貢
進士冀元亨行人司司正薛侃國子監祭酒鄒守
益禮部尚書歐陽德處士王良廣西參議王臣工
部員外郎劉魁刑部員外郎錢德洪南京兵部郎
中王畿皆高第弟子也錢塘縣志萬曆中知縣聶
心湯重建太極亭補刻陽明全書清理租稅歸縣

祭祀之美以供諸生講學之費

國朝康熙中進士包括等復為清理其陽明書院之在

姚江者歲久盡圯雍正九年總督臣李衛重修

山川壇 西湖遊覽志在包家山洪武時建

昭貺廟 在江干渾水閘南

錢塘縣志祀宋兵部尚書張夏

神以景祐間為兩浙轉運使江潮為患築石隄自

六和塔至東青門延袤十二里杭人德之立祠隄

上俗稱張司封廟大觀二年封寧江侯改封安濟

公紹興十四年敕贈靈感三十年增順濟尋加爵

號曰靈濟顯佑威烈安順王祠之左奉十潮神成

化間重建今因之

國朝雍正三年

敕封靜安公春秋致祭

資福廟 在江干

錢塘縣志祀宋烈文侯張憲侯景定

二年追封立祠東山街口墓所復為建廟於江干

今稱郡城都土地廟

協順廟

在江干石塚

萬曆杭州府志祀宋陸圭圭昭慶

軍人宣和中以眞州兵馬都監引兵進攻方臘敗

死為神紹興間陰却海潮以衛江岸淳祐中潮圯
 江岸屢築不就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岸
 賴以成浙西帥臣徐卓聞於朝賜今廟額封廣陵
 侯并封三女為顯濟通濟永濟夫人錢塘縣志三
 女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傍有小廟祀十

二潮神各主一時

朱彝尊謁廣陵侯廟詩并序錢塘江干有廣陵侯廟其來古矣

乙未三月將之越中問渡展謁廟下按枚乘七發
 觀濤於廣陵之曲江世疑廣陵國今為揚州府治
 然元季錢思復試羅刹江賦證曲江即浙江楊廉
 夫躋之時號曲江處士而曾子固撰越郡趙公救
 災記中有廣陵斗門合之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疑
 義可析因賦絕句紀之江月松風者思復白題其

集名也昔聞江月松風客賦證錢塘是曲
 江不見郊關廣陵廟靈風長拂舊旛幢

西湖志卷之十四

總校王詒壽分校張景雲校
朱昌壽校

西湖志卷之十五

祠宇二

北山路

關帝廟在亭子灣

久圯

國朝雍正九年總督臣李衛拓其地重建并構校射亭

閱試文武員弁騎射於此

興化李公祠在錢塘門外響水閘錢塘縣志公姓李名思敬

揚州興化人初令永豐有善政權北關清惠愛商

不奉詔增稅第清漏匿而課常足及守枯蒼罷采
鑄嚴保甲建麗譙興文學諸所創舉皆可不朽身
歿之日杭人謳思不已呈請崇祀仍肖像西湖以
當峴山之碑云

國朝康熙年間重建額曰興化李公祠

廣惠廟

在錢塘門外霍山坊

〔成化杭州府志〕按宋朝會要神

姓張名渤血食廣德軍之祠山康定元年始封靈
濟王崇寧三年賜廟額曰廣惠累封至正昭顯威
德聖烈王寶祐丁巳改封真君凡再加曰正佑聖

烈昭德昌福祠創於乾道庚寅越二十有五年紹

熙甲寅始成

趙師白建廣惠廟記霍山廟者廣德

生民綿歷數千餘載歷代罔不優禮褒崇暨入國
朝慶曆追錫之命增加王號極其榮美粵自開跡
祠山肇興廟食邦人兢悚以供祀事凡雨暘疵癘
之災寇攘水火之患有禱於王疾於響答奇驗異
應灼灼動人之聞見球溺拯危轉禍為福載諸傳
記不可殫述光靈之迹旁加廣被於是離宮行廟
金碧丹雘連城跨郡峇巽相望焉仰惟帝城四方
之極百神受職是翼是衛矧王之神游所止密拱
京甸眾大之區并蒙祉福顧獨未有揭虔妥靈之
地不其闕與乾道庚寅始卜地於霍山哀金鳩工
營建棟宇規模位置煥然鼎新奉神之物無一不
備蓋以便都人之敬而格明神之休廟成於紹熙
甲寅正月二日為費錢十萬而判院張宗况助施
獨多焉師白兼掌諸祠嘉其成績因考其顛末而

刻之 既有旨令修內司別為祠於金地山以便祈

禱然都人士女競趨霍山不以一闕為憚也景定

二年洪安撫燾咸淳四年潛安撫說友前後葺治

愈加嚴整云錢塘縣志歲以二月八日傾城士女

駢集相傳神即祠山張大帝是日其誕辰也

靈衛廟

在錢塘門外俗稱金祝廟

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十二

月完顏宗弼犯境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錢塘縣

令朱躡率民兵逆戰傷甚猶叱左右負以擊賊已

丑遂遇害時尉曹十將金勝祝威亦以力戰歿鄉

民瘞二人於錢塘門外因立祠曰金祝二太尉廟

鄭子文金祝二太尉廟記太尉金勝祝威同為錢

塘尉曹總目建炎三年已酉膺月金人侵杭州權

守康允之拉州民避寇赭山城無禦備有錢塘令

苕溪朱躡鳩鄉丁僅二千趨餘杭遊擊其前隊民

非素練耳目不熟鉦職令遂陷陣而歿兩太尉集

凋兵還據葛嶺編竹覆泥為塗以禦敵越翌日敵

騎馳至躡躡躡者鱗疊巨斧奮斫橫屍山委軍

聲大震兀朮號冤辟易數舍退赤山執民為鄉導

由南壁入兩太尉猶力護西隅以寡制眾戰久力

疲遂遇害鄉民具馬革駢瘞近郊今錢塘門外紫

雲洞之右同立祀於死所今錢塘門側是也血食

一境已踰百禩時賽祭翁集居者蒙其祐病者禱

而瘡無疫癘無歲災 淳祐十年賜廟額曰靈衛景

無橫禘神之賜也 定二年洪安撫燾為請封爵詔侯二神曰忠佐忠

佑咸淳二年漕使又以士民之請上於朝乃封朱

令為顯忠侯宋理宗封顯忠侯勅神生為烈士歿

而出之建炎初金寇犯杭汝時宰錢塘鳩民兵邀

擊之設奇疑敵民得逃死身中流矢猶能扶傷尾

襲奮勇直前竟以戰歿功烈如此而爵命未加非

闕典與民不能念合辭請於部使者遂徹子聞深

用嘉歎肇錫侯封仍賁顯四年安撫潛說友改建

號以旌爾尊主庇民之功

廟設蹕中坐而坐勝威於東西廡成化杭州府志

洪武四年正祀典禮部定擬三人禦敵而死以死

勤事皆宜在祀典擬稱宋錢塘令朱公之神以金

祝配稱宋尉曹將金公祝公之神祭日每歲七月

初一日萬曆杭州府志宣德元年清軍御史吳訥

重修弘治十二年鎮守太監麥秀巡按御史鄧璋

清軍御史任文獻令錢塘知縣胡道重建提學副

使趙寬為記趙寬重建靈衛廟碑記忘身禦難志

政至於位卑力微欲障橫潰用一命之殞全萬民

之生事之難為者也興廢起墜鼓舞作興彰往事

於寢微激清風於末俗知政事之先務者也惟昔

宋室不競金人倣擾完顏之寇直闖臨安事出倉

西湖志 卷十五 祠宇二 四

夫莫踰雖以眾寡不敵相繼傾殞然閭閻遁逃咸
 得爭脫蒼生獲全奚翅萬計三君子者誠所謂以
 一身而易一邦之人者也夫狼暉之馳秦義則義
 矣而無益於民諸葛瞻之陷陳忠則忠矣而無濟
 於事視三君子何如也且人孰不愛其身持赤手
 而拒猛獸孰不知必害於其身然卒不顧精神之
 所運用肝膽之所蘊蓄殆將徹星辰而鑠金石夷
 泰華而隘滄溟者也况乎爵祿不登於廟堂聲譽
 不流於搢紳平時泯泯無異庸俗一旦遭遇變故
 磊磊落落傑出一世之上挺立千仞之表豈非天
 地至大至剛之氣而孔子所謂志士仁人也哉故
 在當時陳安之歌興哀於隴上巡遠之廟食報於
 睢陽歲時伏臘牲幣交集非過也宜也廟在錢塘
 門外淳祐十年賜額靈衛元及國朝祀事不絕歷
 歲既久祠廢不治鎮守太監麥公巡按御史鄧公
 任公咸奉帝命康濟一方感陳跡於延攬欽仰止
 於流風懼無以妥神靈激民福思欲撤而新之於
 是錢塘令胡道以營建為己任聚財用儲餼糧度

地勢計工役仍廟舊墟基益厚以崇宇益廣以高
 有臺有廊有門翼然齋宿庖宰之所畢具經始於
 弘治己未九月畢工於明年二月費不出官帑事
 不傷民力可謂能且勞矣落成之日士民父老奔
 走萃集瞻望咨嗟咸曰三君子勛德在吾鄉炳炳
 如此其忠謀壯節瑰偉雄邁足以激懦礪鈍如此
 國家載在祀典所以旌而報之者如此鎮巡藩臬
 郡縣為民父母導我禮義立則制範不言之教又
 如此我民其可忘我民其可不仰勸因踴躍再拜
 而退鎮巡諸公聞而嘉之恐湮沒弗傳命覽述其
 事刻諸石用昭示於無窮歲祀靈衛廟祝文惟神
 官不必高而得以歿受乎顯封祿不必厚而得以
 廟享於無窮惟能舍生以取義故人孰不仰慕乎
 高風嗚呼當時之事誰識其忠於斯一時惟觀三
 公某等忝牧茲土祀事是崇牲醴既
 潔粢盛既豐神其來格以鑒我衷
 靖間邑人吳鼎縣令王鈇屢修萬曆初縣令姜召

增建後殿三十四年令聶心湯議加春秋二祭其後因之

馬勝廟 在錢塘門北溜水橋

錢塘縣志舊祀宋馬雄馬武世

傳二人東西居共為田園之勝故名屠隆廟記云

宋乾德間僧雪巖建歲豐禪院治平中改寶覺豐

樂寺後燬僅存雄武二王祠槩而名之曰馬勝廟

以奉土穀香火

顯功廟 在大石佛西

咸淳臨安志神姓岳名瑀家於霍

山為臨安府吏建炎間金人犯境神輸家財募勇

士三百人推錢塘尉曹十將為首領迎敵死戰闔

境以安里人懷其功即四聖延祥觀祠事之號寶

稷山王咸淳四年旨賜廟顯功侯以忠翊

宋理宗封忠翊

侯勅朕惟六飛南渡舉百二山河無一人敵王所

氣爾神克奮孤忠輸募死士得二將率眾三百卒

奪金人南下之盛氣而一境賴以安存今經百有

餘年二將已都顯號而神獨無以旌其靈可乎哉

進錫通侯宜在錢塘縣志寶稷山即巨石山明紳

士凌登名錢養庶等有祭巨石山神文刻石廟側

傅齡文顯功廟詩宋室危南渡空城守禦稀忘生

知轉鬪忍死出重圍將帥多茅土褒封失布衣淒

涼靈衛廟吹淚上旌旗

褒忠祠 在瑪瑙寺左

錢塘縣志明正統時監察御史夏

誠隨駕北狩殉土木之難舊有像附揚清祠

國朝康熙五十六年有司以揚清非安神之所裔孫夏

時登新建移像專祠錢塘知縣魏嶠顏其額曰褒

忠春秋致祭

洪忠宣公祠 在葛嶺下

錢塘縣志祀洪忠宣公皓皓建

炎初使金不屈十五年放歸賜第西湖葛嶺後遂

建祠焉 宋史洪皓傳洪皓字光弼鄱陽人為大金

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不能殛逆豫忍事之

士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方一帝遷居五國城皓
密遣人奏書以桃棗粟麪獻一帝始知帝即位皓
聞祐陵計北面泣血旦夕臨紹興十年因謀者趙
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於帝言順昌之
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
以南棄之王師急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
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是冬又密奏書曰
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
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一反掌爾又言
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國中有人益懼張丞
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
六朝御容徽宗御書畫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
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
朱弁在遣中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公
十五年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謂張和公
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
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侍御史
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州大水中官白

鏐宣言變理乖戾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鏐大理獄尋流嶺表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除饒州通判又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後一日檜亦死理宗時改爲墳寺元末燬明嘉靖中總督胡宗憲卽故址重建尋圯

國朝雍正九年總督臣李衛重建題曰忠良濟美並書

一聯云身竄冷山萬死持回蘇武節魂依葛嶺數椽隣近鄂王墳

吞金祠

在葛嶺下

錢塘縣志祀吳錫妻戴烈婦錫嬰療疾三載疾革婦請先死及卒以首觸棺血流被面

其母慰之烈婦曰女從嚴命以身適人義惟從一不能兩全舅復止之烈婦曰翁有叔可奉事未亡人年少無所出宜從夫地下况旣以死許義難食言遂拜別尊屬凡可以求死者無不爲之以環伺不獲最後屑金簪并壞瑪瑙器吞之嘔碧血數升死里紳士上其事請旌復建祠顏曰吞金

李文襄祠

在葛嶺下

祀故文華殿大學士謚文襄前浙江總督李之芳雍正八年總督臣李衛改建

張玉書大

學士李之芳墓誌號鄴園山東武定州人順治丁亥進士授金華府推官擢御史康熙初視兩浙鹽

課十二年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十三年三月間
 逆告變之芳檄諸路將士分守要害遣副將王廷
 梅等力禦仙霞關五月自杭趨衢州七月賊軍數
 萬攻衢之芳以大義激勵將士進擊於坑西鼓勇
 直入一可當百賊遂却時賊黨猶熾溫處金嚴各
 屬煽亂之芳以計招降偽將韓斌王得功生擒賊
 渠汪磐繆國英等十五年夏進攻三衢偽將馬九
 玉等抗拒河西大溪灘之芳間道襲擊賊首尾受
 敵遂克復江山縣馬九玉繞道奪仙霞關之芳據
 關口夾擊之賊將金應虎等迎降大師遂入閩踰
 年浙東悉定捷聞進兵部尚書之芳念賊平之後
 當急行蠲恤疏請豁金衢嚴溫處五府十六年以
 前額賦又設糜於通衢賑往來飢民一百二十萬
 有奇流移盡復二十一年冬入為兵部尚書三十
 三年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卒謚文襄李
 衛李文襄祠碑記故相國文襄李公初筮仕為司
 李於浙既擢御史視鹺於浙晉少司馬又開闢於
 浙豐功駿烈涵濡茲土而最鉅者尤在肅清閩逆

聖祖仁

一事公任制府纔五日而閩逆鼓眾披猖方乘建
 瓴之勢思直走仙霞加以甌括煽聚叛帥內訌所
 在鋒起羣議欲棄上游為退守計公決策臨戎謂
 上游一棄則全浙動搖江之左右且將橫溢四出
 即日移鎮三衢身當賊衝扼險爭要人心始定已
 而出奇應變或勦或撫浙東郡縣前後甯謐上賴
 皇帝廟謨勝算命將授機而竭智盡忠壽虛批吭
 誅貳舍服剋日蕩平則公之偉績豈尋常戰勝攻
 取可與絜長而較短也哉迄今浙中士民戴德感
 恩歷五十年如一日乃俎豆雖崇於學校而專祠
 未建於崇德報功之典尚有闕焉爰諏吉日進文
 襄之主而崇祀之於是紳士商民無不懽忻鼓舞
 以為五十餘年來所追思而勿諠者今得以春秋
 享祀而遂所瞻仰也上遵
 令典下合公評於世道人心大有攸係而後之涖茲
 土者其亦可以知所觀感矣是為記

陳忠肅公祠在葛嶺

祀宋贈太師陳文龍明正德間

建堯山堂外紀宋景炎初興化軍降元文龍被執至合沙不屈死墓在智果寺傍

永賴祠俗名麗公祠在葛嶺之西萬曆杭州府志嘉靖四十四

年麗尙鵬以監察御史按浙行均平條鞭法士民

追思萬曆十三年因創祠致祭尙書張瀚為記張

麗公祠碑記浙以財賦名天下歲所輸京國者十
不為三焉故民賦日繁徃者徵發百出賓傳旁午吏
不得取給一錢寸縷即十百莫敢不取諸縣與
房役監司大吏按部與四方人士乘傳至省所司
為具供帳月增歲置或橫被攫去不敢問謂之日
舖陳役預備存積諸倉歲久風雨湮爛鼠雀食耗
虧損之數責令守支諸役計額取盈徃徃坐以自
盜謂之日斗級離法既敝盜販公行嚴設邏卒責
以捕獲月凡二比鞭撻淋漓不如格者有罰謂之

日應捕茲數役者常以百供一服穡之家偶結斯
役畜產立盡徃子見良農勤苦食力僅有田廬不
一二年間蕩覆靡遺則以是役故前部使者非不
嚴約束為之告諭然上下相蒙祇具文而已南海
龐公才具英特幹局精敏丰采嚴毅如太阿出匣
繡斧所指墨吏望風解印綬去豪強屏迹當按部
時籌咨民隱日進三老於庭具言困苦公檄所屬
諸司有幹力者與之圖議咸云耳房舖陳可省其
應捕斗級暨諸力役歲費金錢若干當以籍籍之
即於歲所徵均歛於民在豪右大家無得脫免而
農民不重困庶貴賤同役無仰屋竊歎者號曰均
平冊議定即日下牒諸司施行仍具疏於朝請著
為令報日可乃立石院署永為遵守蓋公所建即
宋人雇役遺意而抑橫徵寬民力其德於浙人甚
鉅至今服田之家得完蓋藏無覆費鬻子者公之
賜也公今去浙二十餘年而浙人至今歌思彌切
鄉大夫方伯陳公副憲吳公相地西湖之陽建專
祠祀之予力贊其議始事於萬曆乙酉冬月於是

遠近士民咸捐貲樂助不一年祠成其中為堂三楹中列公像左右側室各一間廊房各三間後為樓居以儲祭具則皆舊所遺也前為大門扁曰龐公遺愛祠工既竣請予為記傳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浙民之困四役其患滋大惟公捍之矧良法一定百世無斁法已施於民矣春秋祠祀誰曰不宜

三十八年督學陳大綬題額永賴祠

國朝康熙中增祀浙閩總督張存仁

葛仙翁祠

在葛嶺上

成化杭州府志仙翁嘗煉丹於此

後人立祠祀之

關帝廟

在跨虹橋北岳王墳左

錢塘縣志明萬曆十五年建

有郡人施如忠涉河舟覆見神空中拯救得免歸

卽倡募建此并祀河神於後尚書張瀚為記陳繼

儒題廟柱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

主鼎足分漢室君臣

忠烈祠

在棲霞嶺東

萬曆杭州府志祀杭州前衛指揮

陳善道吳懋宣冠帶總旗張儒海寧衛指揮滿朝

采煉馬呈圖千戶王繼隆百戶康綬楊臣王相姚

寧呂鳳姜楫海門衛立功指揮俞亨昌國衛百戶

陳爵陳表三江巡檢張杲鐵場巡檢喬仲厚平湖

縣典史喬登皆以倭變陣亡海寧衛赭山長沙灣

等處嘉靖三十二年巡按御史趙炳然請於朝建

祠春秋致祭浙江左布政使陳仕賢為記

陳仕賢忠烈祠

碑記全浙地當寰宇東南襟帶滄溟潮汐吞吐洪濛之中扶桑之涯有卉服焉限隔山海倚島為國自秦始芽蘗也在漢為倭奴在唐為日本逮宋元遂為邊患我太祖高皇帝惡其狡黠絕之不通自是屢寇東陲卒賴大帥劉江之力百有餘年海上晏然民不知警余初蒞杭見杭俗奢靡勳臣尺籍與齊民伍漫不知兵甲為何物心竊憂之余既去將軍故余之門人也儀豐而質穎慷慨倜儻出於天性而學以成之自少有大志每誦岳武穆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之語則明目張膽言於其父父鳳奇之長遊郡庠而文日有名繼登武舉進士擢為衛使以謀勇稱檄督漕艘勵枕戈之志抗飲泉之節部臺屬望焉俄而綠邊亡命挾彼島夷以

艘艦至太平既久人民驚潰武夫辟易無敢禦者將軍承督撫令奮力元戎冒霧而却其前鋒望烟而知其將遁合圍急擊斬獲甚多未幾流倭千餘犯我赭山赭實江海關隘事出倉卒城中震恐將軍復承委命即日率民兵三百徒步七十里赴賊營不遠詰明與賊遇將軍盛氣而前射殺六人梟首一級賊大驚進迫烏合之眾一時瓦解將軍獨戰於澶澗中鞞滑蹶仆負傷揮刃猶中賊額遂洞脇而絕壯士潘賓王貴感憤亦赴鬪死實癸丑四月八日也明日得屍怒目不瞑面色勃勃如生云博士諸生請於當道上其事於朝天子愍之特勅建祠祭如典於乎烈哉晉有狼曠唐有花卿宋之楊業我明花雲將軍奚愧焉自甲辰迄今焚屠之慘上干於天使當時介胄之士皆如將軍則盜弄軍殺身之寶且與其禍未必至此余茲典藩得悉將重有感焉而風化攸係恐既久而實因以泯也爰作些詞俾邦人歲祀歌之用以示勸云

褒忠祠 在棲霞嶺東

萬曆杭州府志改鳳林寺為祠祀

明左擊將軍宗禮都指揮邵昇指揮僉事

指揮僉事于岳皆以倭變陣亡柘林三里橋等處

嘉靖三十七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請於朝建祠

春秋致祭

忠烈廟 在棲霞嶺下俗稱岳王廟

萬曆杭州府志祀宋少保鄂

國忠武王岳飛

宋史岳飛傳飛進軍朱仙鎮兀朮遁還汴京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欲簽軍以抗飛河南無一人應者飛語其部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

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明年兀朮破濠州張俊駐

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

金人聞飛至又遁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

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

死終梗和議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揖交章彈

論謂金人攻淮西飛畧去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

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又諭俊令劫王貴

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

張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

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人膚

理閱實無左驗改命万俟卨離傅會其獄歲暮獄

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王誣死後孝宗為雪

飛死年三十九子雲棄市

其寃改葬於棲霞嶺復官賜諡廢智果院為祠賜額曰褒忠衍福寺寶慶二年改諡忠武嘉定四年

追封鄂王宋寧宗封鄂王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

定眷言名將宿號蓋臣雖勛業未竟於生前而

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傑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

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食實

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蓋世之才

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滅仇讐意氣如祖

豫州誓清冀湖屢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勳外

攝威靈內殫謀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

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至樊蠅之集遽成市

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

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迨國論之初明果那誣之自

躬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眚

爵錫熊江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

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

時顯忠遂良周問幽明之際尚惟泉壤歆此寵光

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定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

舍人李 大異行 宋亡寺廢王之六世孫士迪重建未幾復

廢至元間僧可觀訴於官復之杭州經歷李全慨

然重興廟有王像以其子雲雷震霖霆耐焉後作

寢堂像王夫人與其女鄭元祐重建精忠廟記故

宋贈太師忠武岳鄂王起

卒伍至將相其謀審戰勝規模設施雖古名將不

是過而高宗昏孱竟斃王於權奸之手逮今二百

餘年矣雖兒童婦女槩知王之為烈也孝宗嗣位

禮葬王父子於西湖之北山舊廢智果觀音院賜

額曰褒忠衍福寺錫之田土命僧甲乙流傳圭之

宋亡寺廢王之子孫在江州者方與義興岳氏通

譜合力起廢墳與寺復完久之王疏屬有為僧者

盡撤寺所有屬諸人行道之人嗟愍悲傷會隴西

李君全初以承事郎來為杭州路總管府經歷過

王墓道每瞻望徘徊時褒忠寺住持僧可觀等合

詞請於君君遂以興復王墳為已任籌於眾得一
 人焉曰黃華父延勞開勸情詞懇勉華父素服君
 承命惟謹於是李君捐已貲合華父之力市材鳩
 工前為廟門翼以兩廡中作王正寢潔清精嚴後
 作王燕寢之室正寢中像王之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
 夫忠州防禦使左像王之將神龍衛四廂都指揮
 使閩州觀察使燕寢中像王父母王夫人在焉王
 故五子忠州君既侑食於正寢次任忠訓郎閩門
 祇候贈武畧郎次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贈中
 奉大夫次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又
 其次任修武郎閩門祇候以及王之女號銀瓶孃
 子者并閩州君之夫人與夫王諸孫名位通顯者
 皆肖像以祀事焉王部曲諸將張憲烈文侯徐慶
 昌文侯董先煥文侯牛臯輔文侯李寶崇文侯王
 貴尚文侯其張憲墓在廟之西東山神壽巷牛臯
 香火妙智菴亦在廟之北棲霞嶺餘皆缺焉李君
 懼廟祀之或缺有田一百餘畝在吳之崑山州及
 吳江烏程歸安等處歸之廟為祔田廟既落成杭

之守土官一再致祭父老率其子弟瞻拜王廟貌
 觀感而嘆曰杭內附幾七十年其任幕府長不知
 幾人矣視王廟貌墳寺頽毀黯滅漠然無一動其
 心者今李君獨締構經營勸率華父一新王之廟
 自非李君忠義契心其能若是乎眾欲著明李君
 以及華父非刻之金石何以傳示不朽乃為敘述
 其事復為迎享送神辭使并刻之石辭曰墓木陰
 墓道深作新廟慕之南神來臨兮新廟作傑枿楸
 王父子儼冠服颯風馭下寥廓神來格兮訪田腴
 歲有儲牲體肥酒饗昇神來對兮神醉止錫壽喜
 農享王終復始神降祉兮瓊尊陳至正中加號保
 跪跽頻徼後福更千春儂送神兮
 義廟尋燬洪武四年正祀典稱宋少保鄂武穆王
 卽寺址復建祭以歲十二月二十九日王忌辰也
 歲祀武穆王祝文惟神義膽忠肝貫乎日月宋室
 未寧遂遭讒蹶千載之下扼腕痛絕墳塋所在典

祀不缺某等欽承上命忝職茲土適 景泰間杭州

府同知馬偉修飭祠墓請於朝賜春秋祀及忠烈

廟額弘治間太監麥秀重建寢殿廟右偏有流芳

亭刻王遺像於石置其中正德十二年鎮守太監

王堂復尚王夫子女遺像於後寢扁曰一門忠

孝新貴修忠烈廟碑記天子在阼之十二年秋八

使來請子文為記予惟今之論王者曰善將兵曰

義勇曰精忠報國是則固然而未足以盡王之蘊

也王平生以恢復中原為己任高識遠畧迥出諸

將右蓋其定於胸中者素矣跡其論疏如曰二聖

如曰金人所以立豫蓋欲以中國攻中原彼得休

兵觀釁臣請提兵趨洛號召五路叛將豫且棄汴

河北上陝右諸郡可以盡復如曰錢塘非用武地願

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

將士知聖意人人用命皆中興良策非取辦倉卒

苟為應敵之計者所能也昔韓信佐漢高滅項成

一統之業不出乎登壇數語諸葛武侯與昭烈隆

中之議他日之所經營終不外是自古英雄豪傑

莫不皆然而其成功則天也使王遇漢高昭烈其

所樹立當不在淮陰武侯下顧以高宗為之君奸

檜為之相大不功於人卒以得禍嗚呼禍福君子

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得禍嗚呼禍福君子

不計也靖康建炎之際臣子得禍嗚呼禍福君子

世之常道非利害之足計耶彼言詞遜順者君子

或又謂侯專闖外之寄當如介子之破樓蘭矯詔

進軍迎復二帝然後請罪闕廷不當奉金牌之命

心焉耳矣即如所論則犯順蹈逆自比於叛臣之
 跡王之心安乎不安乎雖或唾手燕雲痛飲黃龍
 盡如生平之願王固不敢出也或又謂檜以天子
 之命詔王王不奉詔則將罄其逆命之罪於天下
 捷書未奏而屬縷之賜劍至矣王之奉詔意蓋出
 此以此策檜則可以此論王豈知王之奉詔意蓋出
 其心一息之無君而已故寧使其身之無功而不忍
 忠義一毫之罔缺何也心之所安在彼也或者之
 論乃計功謀利之私充類至盡雖跋扈叛逆何所
 不至稍知大義者有所不為而謂王之賢為之乎
 以是論王將再屈於九原之下矣予故不可不論
 廟經始於丙子春正月落成於丁丑秋八月凡一
 年有奇太監以內官推擇來鎮浙江老成慎重雅
 尚忠義觀乎此舉亦嘉靖三十七年總督都御史
 可以知其存矣

胡宗憲重修

徐階修忠烈廟碑記晉讀明道先生
 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

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
 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
 武穆王事未嘗不嘆王之才與至誠非尋常號有
 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
 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為功最多鄆城之捷
 廬州之援雖驚如兀朮猶悲啼竄避之不暇其捷
 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
 有中興之委其為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
 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快之私卒
 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
 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是高宗方惑於奸檜以節制
 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於請灑掃諸陵
 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
 毫畧汝鄭經營穎蔡為之益力比進軍朱仙復
 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
 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冤之而王怡然就
 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稀
 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年語也

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
 推食之云非攝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悖人不祥之
 說特其殉國之心真切懇至意以為幸不死於戰
 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
 之至也奚能為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
 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
 王蓋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及
 諸葛兩人而已方今天下承平士幸生其時如王
 之忠義功業固無由自見然而有官守言責者體
 不辭而記之修其職以盡其忠則豈有異道乎階故
 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祠牆暗花風墓
 路香沉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林景熙岳王祠詩
 寥落一杯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
 原樹老殘霞淡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
 寒猿林清源岳王祠詩岳王墳畔褒忠寺地老天
 荒恨尚存介胃何堪投獄吏衣冠無復望中原青
 山能掩蓂弘血落日空悲蜀帝魂遼鶴不歸人事

別吳宮秋草又黃昏龔璫咏岳王孫縣尉復棲霞
 墓田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新烟道傍
 為我除蒼檜山下如今哭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
 中原父老尚悽然西湖靡靡行人去却望棲霞轉
 可憐高明岳祠詩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
 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
 門甘仗節山河萬里竟分孤臣尚有埋身地五
 國游魂更可悲于謙岳忠武王祠詩正馬南來渡
 浙河汴城宮闕遠嵯峨中興諸將誰降敵負國奸
 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冢白雲多如
 何一別朱仙鎮不見將軍奏凱歌劉珪岳王廟詩
 湯陰曾賦岳王詩又向錢塘拜古祠啼鳥不知征
 北恨悲風長滿向南枝碑文剝落苔封厚山色蒼
 涼日下遲丞相門前踪跡斷莫言天將軍勳哭班師回
 東陽咏史樂府金字牌從天來將軍勳哭班師回
 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
 淮仇讐和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夏言岳王祠滿江紅詞南渡偏安瞻王氣中原消

歎嘆諸公經綸顛倒可憐忠烈曾見淒涼亡國事而今惟有西湖月觀祠宮宰木尚南枝傷心切人生易頭如雪竹簡汗青難滅柱乾坤要使金甌無缺后土漫藏遺臭骨龍泉恥飲野臣血恨當時無柰小人朋盈朝闕

國朝順治八年巡撫都御史范承謨捐金重修康熙二

十一年殿宇傾圯兩淮轉運使羅文瑜重建三十

一年知府李鐸重修五十四年總督范時崇檄郡

縣重建雍正九年總督臣李衛重修建石坊於祠

前甬道題曰碧血丹心邵長蘅岳鄂王祠詩二首古廟精靈在棲霞落照中

黃龍竟遺恨鐵馬尚嘶風詔獄成三字羈魂泣兩宮賀蘭誰踏破淚灑滿江紅馬角憐洲聖龜茲足

紹興君王無遠畧大將亦何能入夜靈旗閃屯雲古木層年年祠畔水鳴咽繞西陵徐執岳王廟詩帆挂西陵隱畫曉岳王祠畔草蕭蕭頓年羌笛吹孤月盡日垂楊鎖六橋海色遙添晴閣雨鐘聲晚渡浙江潮登臨莫問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

忠孝祠即岳武穆王廟右齋萬曆杭州府志祀武穆長子繼

忠侯雲嫡孫鄴侯珂萬曆三十五年杭州府推官

胡來朝采高應科議劾祠特祀工部主事李養質

為記李養質忠孝祠碑記岳武穆王忠烈炳史冊昭日星遍充豫虔楚吳越之間相與特廟而俎豆之春秋不絕獨其冢子繼忠侯雲其事多逸且無特祀迄今缺然按傳侯名雲字會卿年十二即偕張憲討金人先登陷陣軍中號曰羸官人弱冠所操槌八十斤能左右手運萬人辟易古老將

不過是從王誓師渡江收復襄漢蔡州河南諸郡
 大破楊公於洞庭數立奇功王不以爲功張浚陰
 上其事得授武功大夫王力辭以特旨遷三資累
 表不受郾城之捷侯以騎兵直貫其陣戰幾數十
 合身被十餘創金屍布野兀木復合師十二萬侵
 穎昌侯及王貴又大敗之金人入大恐中原大振以
 功遷忠州防禦使王又辭蓋侯知有君父而不知
 有身王知有祖宗社稷之恥而不知有子之功其
 時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誰之力耶乃爲賊臣
 所忌傳會成獄以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
 高宗不之問也嗚呼余讀傳記至此未嘗不泫然
 涕淚爲之飲恨髮立毗裂思得秦檜張俊萬俟卨
 王俊數賊人之屍而寢處之以報王父子於地下
 間行謁侯像凜凜有生氣若欲躍馬揮戈從王戰
 金人而喋血其間其所瞋目張眉又若銜數賊臣
 之誤國然者壯哉侯固岳之孝子宋之忠臣雖沈
 寃以沒千百年後其忠義屬人心猶若山之峙淵
 之澄冰霜之凜冽日月之照臨也法宜專祀而僅

附廟食予爲憮然會司理胡公署杭州府事從高
 應科請出橐中俸若干金以王廟右齋更創祠宇
 像侯以祀王嫡孫鄴侯珂耐焉額曰忠孝祠高應
 科乞余記其事乃爲敘次如左胡公贊皇人口碑
 籍甚此其表忠之石
 一節也遂鐫之三十六年參政陳邦瞻以王女
 銀瓶孀子附像致祭
 嗟我父與兄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
 瓶瓶中之水情膏鳴王逢銀瓶孀子詞蒼梧月落
 烏號霜寒泉幽疑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
 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匍匐將身贖無所
 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緹縈女并臨街衢下
 通海海枯蘄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
 春露神采竟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阿
 耶墓木西湖邊陳禹謨孝娥贊獄也風波仇國之
 恥并也銀瓶冤父之死純孝精忠
 柱砥風靡檜耶離耶朽骨永泚

祠宇二

啟忠祠在忠烈廟西祀武穆王考妣始建年月無考宋史

岳飛傳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殉國死義乎紹興五年母封國夫人

翊忠祠在忠烈廟西萬曆杭州府志祀宋施全劉允升

全宋殿司小校也憤檜手刺之不遂磔於市允升建州布衣也聞岳武穆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檜大怒下棘寺論死邦人重其義因並祀之每祭武穆王畢致祭獄卒隗順痛武穆冤死負屍潛瘞後

孝宗購求救葬皆順之功萬曆三十年布政使范

涑并祀之工部主事施浚明為記施浚明翊忠祠記忠武以精忠

構奇禍千古冤之錫諡創祠自宋迄今有加無已祠問子女部曲多以從死得祀其旁為翊忠祠建州布衣以訟冤死得祀殿前小校以刺奸死得祀蓋權奸橫則怒及餘胥公論昭則愛及屋烏有以哉獨南枝巋然非衣冠藏也獬豸多舌片紙一飛將星立墮後來者購求遺骸不在棘寺而在叢祠九曲間玉環雙橋宛然觀記俾忠魂有憑伊誰力耶乃會莫有過而問之者是忠武抱痛於生前而隗生埋照於身後也名在郡乘祀在陽羨配食於翊忠之祠也宜

黃龍祠在掃帚塢萬曆杭州府志宋淳祐間建以禱雨

有應封靈濟侯賜祠額曰護國龍祠至正末燬洪

武七年夏旱監司郡守致禱祠下三日雨是冬命

通判王佐即舊址建祠題今額徐一夔黃龍祠記

山之陰自其趾斗折而上有谷谿不盈有龍居焉故

泉甘寒深不可測旱不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

老相傳曩夏雨初霽時嘗有神物蜿蜒於松上

其氣葳蕤然而黃蓋黃龍也故號黃龍祠在洞

側以棲龍神宋涪祐間無門開禪師有道行嘗說

法龍興之黃龍山而歸卓錫茲山之麓見洞中嘗

現光怪禱雨輒應或謂龍隨師至云時孟少保珙

從師各決心要遂捐財為之建寺而師因謀龍神

為之護法於是始有祠會天旱理宗延師入內祈

雨師請退而默禱未幾帝遣內侍問之師對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已而大雨自是無雨輒禱禱輒

應當是時封龍為靈濟侯錫祠額曰護國龍祠矣

至正末兵燹大作湖上之山俱赭龍蟄不見祠因

就毀歲亦多歉寺之僧有名祖吉者屏居南山石

屋一日歸視得度之地盡為瓦礫慨然欲振無門

之風乃掃除林徑詣洞祝曰祖道弗墜龍其來歸

乎遂募緣興造而歸向者日至肇作奉佛之堂餘

屋規以次就而林壑亦勃然有生氣洪武七年六

月天久不雨民皆憂惶杭衛都指揮使徐公司馬

浙省參知政事徐公本李公質郡守王公德宣相

率致禱甚虔與神約不出三日當雨即三日而雨

當新神祠神無我違吉亦用其法如其祖之默禱

以副其意如期果雨時雨猶未足越三日致禱如

新明志

卷十五

三

太甚下民告病方伯是聽有嘉方伯惟神是依刻
翼在彼山北伊誰作之實維方伯所重民命早既
以慰安之哉廟祀以報之禮也乃作銘曰新廟翼
故方面官臣違遑焉以救菑為務匪神之貺其何
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上深恤民隱
黃龍祠者從世所稱也夫神依人而行者也是故
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用以揭虔妥靈題曰
十有一月甲子即其故處審擇面勢作爲祠屋棟
初又得大雨遂具木石而屬通判王佐董其事以
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審擇面勢作爲祠屋棟
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審擇面勢作爲祠屋棟
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審擇面勢作爲祠屋棟

日請雨神不我違靈貺具來報事敢稽吹簫擊鼓
北山之涯雖無瓊醴亦有清醑雖無玉饗亦有束
脯靈風颯然林色為冥神之格思匪物伊誠自今
伊始報事勿忘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永衛生民廟
食世

張烈文侯祠 在仙姑山西

西湖遊覽志 憲誣死葬於東

山街口 宋史張憲傳張憲飛愛將也紹興十年金

兀術頓兵十二萬於臨穎縣憲至破其兵兀術夜
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
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因之
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
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叔貴以私事
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阜彫兒以姦
貪屢為憲裁抑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

皆飛將使其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使主上無疑
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俊親行鞫煉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乃
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下大理寺檜矯詔召飛父
子至萬俟卨誣飛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
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
已焚之矣但以眾證具 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元
獄語在飛傳憲坐死

總管夏思忠為立石表其墓尋廢明正德十二年

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按察使梁材

為建廟宇修撰唐臯為之記 唐臯張烈文侯祠碑

忠義之士載史籍者多矣其以忠義得禍千古其
冤則未有如岳武穆王之死於權奸之陷害者也
同時受害者有張烈文侯其冤與武穆等侯名憲
蜀之聞州人武穆愛將或曰其壻也驍勇絕倫從

武穆為部將武穆信任之每有攻戰與其子雲率
 先諸將而侯之立功視諸將獨多若破曹成擒郝
 政平荆襄復隨鄧戰臨穎皆有奇捷以功授閬州
 觀察使御前軍統制宣撫司副都統鄖城之役
 屢戰皆捷金人奪氣中原大振進軍朱仙鎮去汴
 京四十五里刻期恢復而賊檜倡和矯詔班師與
 張俊謀陷武穆遣使捕飛父子就大理獄又執憲
 於鎮江榜掠無完膚卒無可誣者歲終獄不成檜
 以手書付吏即報飛死侯與雲皆棄市嗚呼不亦
 冤甚矣哉武穆不遠百步許地曰東山街後檜死
 墓去武穆既追封贈諡建祠墓側賜秩祀侯亦
 始白武穆人立祠祀之廟在委巷中人無所瞻仰
 諡烈文里穢莫為修治元杭州路總管夏思忠嘗
 而墓臺荒穢莫為修治元杭州路總管夏思忠嘗
 立石標識其處歷歲滋久漫無可考迄今數百十
 年正德丁丑布衣王天祐過東山街草莽中見斷
 碑焉題曰宋張烈侯墓白諸左布政使何公天衢
 按察使梁公材董學副使劉公瑞以告巡按御史

張公縉乃徽杭州知府留侯志淑躬履墓所悉復
 其地之侵於豪右者起斷碑而整之繚以周垣為
 之門而扁鐫之以限其出入蓋已偉然改觀矣已
 復以鼎創廟宇為己責外為門屋四楹中為堂四
 楹後為寢堂四楹復為廊以翼之左右各七楹又
 樹石坊於通衢榜曰宋張烈侯祠經始於庚辰
 二月落成於是歲三月適張烈侯還京舟抵於杭
 守屬臯為之記臯之謏劣何能為役願得因此竊
 附其名又幸耶嗟夫君親大倫也忠義大闕也
 大倫篤而後三綱為之振大閑立而後四維為之
 張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振大閑立而後四維為之
 當徽欽北狩之時宋之臣有不共戴天之憤耶高宗
 不灑之恥何時而可忘又何人而不痛憤耶高宗
 有飛以將而飛有憲等桓桓虎臣為爪牙恃此以
 復仇雪恥而恢中興之業固無難者奈何忘寢閣
 之命受逆檜之姦使飛父子與憲皆死非其罪卒
 無人能任恢復之責宋自是偏安一隅日益不競
 以淪於亡檜之罪上通於天矣高宗視父兄之仇

恬不為念萬里長城忍於自壞何為者哉當是時
 以飛之雄武蓋世憲等之驍勇莫敵士卒素附河
 洛傾心使其蓄臨淮之疑蹈鸞拳之脅則高宗未
 必不梟檜之首以謝諸將都人未必不嚮檜之肉
 以快眾心然飛與憲等深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密下理獄而委其心於皇天后土之照
 臨人訛之者裂裳而示之背盡忠報國之文昭乎
 凜然憲亦就執於鎮江百煉不回視死如飴君臣
 之大倫忠義之大閑若二臣者至是無遺憾矣侯
 久鬱弗彰而卒藉手於一介之士以闡其幽一時
 中外諸公又皆協謀同志以成表忠揚烈之舉鑿
 已往之簡略而為今日之周詳發既死之幽潛而
 示生者之激勸所以挈綱維植名教淑人心扶世
 道功不甚鉅矣乎是為記吳瓚張烈文侯廟詩恢
 復忠貞抱滿懷桓桓壯氣虎臣才一人謀國竟成
 誤百戰勤王化作灰湖曲喜看新廟宇幽冥愧錢
 死老姦同荒阡若不逢明世雉兔芻蕘混草萊錢

塘縣志明末圮

國朝巡撫范承謨即故址重建

忠勇廟在九里松

咸淳臨安志神姓張名玘係親衛大

夫果州團練司御營宿衛前軍統制紹興三十二

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沒宋史張子蓋

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馳
 至楚州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
 擊之曰彼眾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
 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
 之殊死戰後贈容州觀察使建廟海州其後又詔
 圍遂解

別建於臨安府行春橋之側

朱行人祠

在九里松

萬曆杭州府志祀宋行人朱弁弁

以建炎元年副王倫使金拘留十七年仗節不屈

和議成放歸卒

宋史朱弁傳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遣使問安兩宮為通問副

使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

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

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請曰古之

使者有節以死為信今無節有印亦信也願留印

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臥起與

居金人逼弁仕劉豫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與

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敬禮如初久

之復欲易其官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

我其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行人朱弁之墓於我

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

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守節不屈會黏罕等相繼

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此不可失之時也

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

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言金人以贖武為至德

皆天助中興之勢秦檜惡葬仙芝嶺下墓今廢萬

其言敵情沮之十四年卒

曆三十八年提學僉事陳大綬從高應科議建祠

春秋致祭錢塘縣志祠久廢

國朝知府馬如龍詳復額支錢塘學租銀五兩致祭

孫穀

朱行人祠詩二帝無消息行人淚忍揮不慚瀕死

餓猶恨議和歸麟閣形甘沒牛眠是處非悲愴十

七載俎豆倍沾衣向杰朱行人祠詩蘇卿使節已
多年朔漠風高鬢皓然二帝無覓歸魏闕孤臣有
泪灑冰天傾葵白日心常赤橫草黃沙志
亦堅遺像一龕崇俎豆芳名應與鄂侯傳

邵弘毅祠 在靈鷲山 錢塘縣志祀明員外郎邵經邦隆

慶未建

國朝康熙辛酉五世孫錫蔭更建祠於西湖之濱並有

像 龔鼎孳邵弘毅祠詩勝國東南雋登臨憶邵公

地同當年誰補
袞寧不愧高風

吳山路

英衛公廟 在吳山俗稱伍公廟

咸淳臨安志神伍氏名員吳

王夫差入越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許之子

胥諫不聽賜屬鏹以死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命曰胥山唐元和十年刺史盧元輔修 盧元輔胥

吳行人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千五百年
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夫差
既王宰嚭受賂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先失公
朝焉晏焉入則諫焉屬鏹之賜竟及其身鳴夷盛
尸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
海鷗羣飛陽侯夾從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
百城聚觀大耀威靈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
膺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雞林扶桑交
臂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尊漢豆六代笙
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
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矯矯伍員執
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赫赫王閭實聽奇謨

錫之金鼓以號以誅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
 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
 不入投於江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
 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
 不讓瀆濟帝帝王王景福二年封惠應侯大中祥
 符五年以海潮衝激州城詔本州歲春秋祭賜忠

清廟額封英烈王王安石胥山廟碑銘予觀子胥

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震天下豈
 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
 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
 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
 于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
 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子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
 廷歎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
 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

之所以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
 于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君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
 之臨川王安石與之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
 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
 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巔殿屋渠
 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歡而趨惟忠
 肆懷惟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王安國胥山
 廟碑銘胥山廟者吳人奉祀蓋已千百餘年至於
 今天子命祀而吏之歲時祈祝未嘗懈也嘉祐七
 年長興沈公作藩於杭政以大成下畏以愛既而
 雨暘或愆躬禱於廟歲仍大熟於是邦人皆以為
 神之賜也乃相與告於公曰願治廟屋以安神靈
 公既樂詔教之施能媚於民而又嘉民之不忘神
 惠而思為報也故聽之八年六月廟成公遂祭享
 耆稚嗟嘆咸願刻石以詩顯之而使人來請詞於
 臨川王安國乃作辭曰維此句吳太伯肇居其後
 綿綿享有邑都闔閭夫差力欲圖伯有臣子胥才
 實剛者報楚入郢遂棲越君使國為雄我志獲伸

彼何宰嚭冒貨奸宄我憤於忠國亦隨毀武林之墟胥山之岡立廟以祀民始不怠既歷年久報祀不懈以迄於今帝遣祈拜公作邦伯實治廟民每祝必誠獲應於神卒是逾歲風雨順節謂非神休有或災孽人乃告公廟屋將傾願易而新不戒遽成嚴嚴之堂有翼其廡憑附之威觀者俯僂眾口訖事公即大祭賓贊肅虔鼓簫喧沸豕羊具肥桂酒香醇神顧享之醉飽欣欣眾願具石刻載厥美繫之銘詩政和六年加封威顯紹興中加忠壯慶唐告無止

元歷嘉定累封為忠武英烈威德顯聖王嘉熙三

年趙安撫與權奏建英衛閣趙與權英衛閣記英

清廟閣名今上親灑宸翰以賜者也初山有星宿閣直廟之前堪輿家指為龍首紹定辛卯年燬其後廟雖新而閣不復嘉熙己亥六月與權被命再尹京師水失故道湍激波蕩無虛日沙若崩而陷

岸若墜而頽曩時潮所不及地遇大汛彌望七八十里間潰為洪流月塘真如古剎亦宛在水中汴僉謂此天災難以人力勝因就付以築堤事固辭弗俞用力所至不程勉且乞靈於神以相之有請於朝得旨新作臺門仍建傑閣棟梁峇窰丹青輝煥爰肖神像巍然中居侍衛旁立冠佩陸離羣山四環大江前繞川祗波若罔不帖妥聽命閣甫就而水陸寺前之壩亦不日而成脫蛟龍垂涎之淵為軍民奠枕之地匪人之謀皆神賜也既又撫英衛二字以名之又奏乞奎畫以貴之於是新閣偉然冠山椒而特立鎮江濤而不驚顧前之為閣者大有徑庭矣私竊自念神之威靈在天其行事在史其愛在民其功在後世奚可以記為然有司職在推廣皇仁大剛烈之氣鍾而為神其生也家則為孝子國則為忠臣其歿也上則為星辰下則職為海所謂越宇宙而挺生互古今而長存者神蓋其

人也神不忍宰嚭信越之浮詞誘於伐齊之利而
忘其玩吳於股掌之上也遂以懇懇之忠極諫於
王而不諱屬鏤之賜其心如飴其為言曰自我死
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商之臣與龍逢比干為
友遂伏劍而死每讀吳越春秋至此未嘗不感憤
而涕落也嗚呼士大夫出身事主患此未嘗不感憤
危與主之榮辱爾知夫出則竭其力而為盡忠以告
視死生禍福與鴻毛等逮其以言觸咎身膏鈇鉞
而其眷眷念國猶不忍替亦以忠義之心知國重
於身爾充此志也雖去千百世之下其英靈衛國
凜凜猶生若神者所謂鍾天地正大剛烈之氣者
非耶按史記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則神之祀於
吳蓋有年於茲其英風義氣與江濤俱壯其全名
巨節與吳山俱高至其加愛吳人則千載猶一日
越漢歷唐以至我朝廟祀之神以忠清廟為重故祀
駐蹕錢塘以江為重江之神以忠清廟為重故祀
尤加嚴而缺典尚多先是神之父國號以楚兄以
鄭故老口相傳莫之經見而母嫂如猶未錫嘉號

遂具疏以問下奉常褒封追爵父誠烈侯以母嘉
應夫人配兄昭順侯以嫂淑惠夫人配悉像於廟
之東房總曰王父之殿尊尊也妃曰協靖夫人新
命也大中祥符間著為令每歲春秋由翰院降詞
命羽流祈福率即殿戴醮事殊不稱典爰即故門
址改剏醮殿表曰延真且俾天明宮道士葉揆辰
領廟之管鑰而灑掃之國家崇奉廟祀之典至是
告備閣經始於是年之七月落成於十有一月殿
及延真相繼竣役則歲庚子四月也皆廟鉅事宜
牽連特書凡役工三萬五千有奇為屋六十有七
楹自嘉熙至咸淳間累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
成化杭州府志元封為順祐忠孝威惠顯聖王虞
奉旨撰祭伍子胥文爾以忠隕主潮於吳潮今為
災吳其沼乎爾其揚靈具訓海若俾安其常毋作
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洪武四年奉旨封定神祇
生爾作明神永有合名

只稱今號稱吳行人伍公之神祭日每歲用九月

二十日祭以豕一府長官主之

於吳以忠而殞廟食茲山用昭素憤神氣不磨護

潮出沒白馬素車尚見彷彿唯聖御宇有嘉其忠

申勅守吏歲祀是崇潔茲牲醪薦於神所庶其來

歆永奠江滸簡文帝胥山廟詩去國資孝本循忠

全令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

麗入楚營元功推妙算千載藉餘聲洪濤猶鼓怒

靈廟尚淒清行潦承椒奠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

壁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窗寮野

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徐凝

題伍胥廟詩千載空祠雲海頭夫差亡國已千秋

浙波只有靈濤在拜奠青山人不休黃庭堅謁吳

山祠詩江上胥山古木陰祠堂氣象亦蕭森江雲

不散憂君色山月猶明死國心遷史簡編今斷闕

吳人性酒日肥深寸懷異代悲忠烈一拜威靈淚

滿襟方行子胥廟觀潮詩吳越中分兩岸開怒濤

千古響奔雷子胥不作忠臣死勾踐終非伯主才

歲月銷磨人自老江山壯麗我重來鳴夷鐵箭今

安在日斷洪波萬里回高啟伍公廟詩地老天荒

伯業空曾於青史見遺功鞭尸楚墓生前孝抉目

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

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胥山烟雨中王偁胥山忠

清廟詩朝驅下越阪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蹟靄

靄林烟昏青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臨斗牛域

氣與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壯哉天地根落日見海

西泠 卷十五 祠宇二 及陶朱像鑄金陸容伍公祠詩試上吳山第一重

靈祠瞻拜弔遺踪正名先讀清時詔瀆禮仍嗤異
代封亡國有機人不悟忠言逆耳世難容海門八
月潮千尺疑是當年怨氣鍾徐渭伍公祠詩吳山
東畔伍公祠野史評多無定時舉族何時同刈草
後人却苦論鞭尸退耕始覺投吳早雪恨終嫌
入郢遲事到此公真不幸錫鏤依舊語夫差錢
塘縣志正統十四年重修歲久廟圯萬曆八年重
建崇禎十六年重修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建額雍正三年以神為浙省江海
保障之神

勅封英衛公奉

旨重修祠宇兩廡附祀掌潮神祇傅敏重修英衛公廟
碑記英衛公廟祠春

秋吳行人伍公也公歿吳人祠諸江上號胥山廟
唐封廣惠侯錢武肅王奏改惠應旋晉吳安王宋
賜祠額忠清改封忠壯王又建英衛閣以祀元季
疊晉八字王封明釐祀典詔郡長吏歲以九月二
十日祀而祠額不改
國家祇膺寶命百神率職薄海際天颺紆濤謐雍正
紀元之元年

勅封英衛公
詔發帑銀以新公祠於是知杭州府事臣魏定國知仁

和縣事臣胡作柄知錢塘縣事臣楊夢琰祇承祠
部牒檄選材鳩工肇工於秋八月之十有六日歲
事於十一月之十有七日堂寢門廡形碧絢耀而
役不逮坊里杭人士聚觀新額謂宜有以宣
上德述神貺臣傳敏時署巡撫事爰紀其源流暨歲月
鑿諸麗牲之碑謹按公懋勳偉績春秋左氏傳史
記蓋綦詳矣獨沒而歸神大海依潮來往其說始
見於越絕書吳越春秋而越絕謂捐於大江中或
疑當屬揚子又越境北至秀之語見吳山地本隸

越不知章沅番禹胥號大江而是時吳適棲越今棠邑姑蘇諸地雖雅多公蹟胥山要以杭為準至其神之揚靈潮汐也如武肅王禱於祠而沙漲十餘里宋馬亮禱而潮却且出橫沙數里趙與權肅禱而江干七十八里之決以塞英威燁赫焯有可紀

天子軫念浙東西耆庶敬舉秩祀崇號上公而祠部檄守臣新欵腐剝泐之棟墉以妥公靈視前代禮有加焉宜矣昔漢有防海大塘唐史載鹽官塘浙江惟富陽塘錢塘長堤差可考然白居易任刺史業慮濤激西北而大曆八年宋祥符景祐慶曆元豐洎熙紹熙元致和暨明洪武後五大潰決毀陷漂敗不可勝紀唯

國家修舉水政警惰覈旨其於捍江捍海實克舉端木氏趙氏暨范陽鄺氏之所錄王充虞喜盧肇燕肅余靖張載蘇軾史伯璿金履祥之所覃思而極論華信李潛李蟠後諸賢之所所塗夕燎而僅獲集事者胥蒼萃其經畫以見諸石罔木櫃絡竹排

樁間而祇薦罔獲矯誣水害迄用是息然則山陽之材鴻鷺之羽百鍊之鍔有所不能抑鐵輪鐵紐以貫鐵幢有所不能鎮而稽望秩於虞書繹懷柔於周頌此其克符祭法禦災捍患之指而神職以共民生以又者也且杭郡東南形勝遙控海疆當桐江入境東觀定浮錯對裏山漁浦諸峰峙青點黛及其出龕楮歷沙渾會錢清上虞兩江而東也近則石墩白堍遠則花鳥陳錢以迄於葉壁疊島斜鳥盤臺之外且不啻億萬里而鯨鱣霧訖偃戢於浪山濤屋之中俾杭郡百萬戶廬舍塍壟無虞震騰者惟公衛於斯滋固而臣敏等備位列子之德海涵天覆而莫之有涯也臣敏等備位列嶽爰敢附唐宋守土臣後肅撰廟銘焉其辭曰艾陵退息城山進攻凡為臣者孰如公忠昭關東奔紀南西遄凡為子者孰如公孝維忠維孝千人之英歿而歸海海若震驚一日再來素車白馬火霆

錯擊銀潢倒瀉揚波重水異壤同神忠孝協軌以

帝德

衛斯民 帝德覃敷爰被二浙濤清噴玉隄堅屹鐵乃報公功崇

封肇開費參星斗楹餘雲雷醴酒割牲雅歌節舞

樂此終古

忠義廟 在吳山伍公廟前

錢塘縣志俗名施公廟有石坊

刻吳山第一廟神卽宋殿前司小校施全憤秦檜

姦邪誤國懷刃刺之不遂被檜磔於市邦人憐之

立祠明成化十一年重建大理卿夏時正有記

惠應廟

在吳山至德觀右

西湖遊覽志俗呼皮場廟有神

張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鞞蒸

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

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瘍有禱輒

應漢建武間守臣以聞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廟宋

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

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爲廟額曰惠應

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

神農氏采藥者也成化杭州府志成化間重建

嘉濟廟

在吳山又名江東廟

錢塘縣志祀秦顛人石固宋累

封王爵賜今廟額

靈濟廟在吳山

錢塘縣志廟祀唐桑憲保憲保姚江

人行九故俗稱桑九郡王仕唐宣宗時使海昌卒

追封為神宋建炎間助張浚禦金人事聞建廟明

景泰嘉靖間又以塞黃河功封王爵歲久廟圯萬

曆四年重建

二程子祠在吳山金剛嶺

錢塘縣志祀宋明道伊川兩程

子相傳舊有祠在城西河下歲久荒圯

國朝康熙十七年督學程汝璞改建今處歲春秋祭

忠節祠在寶月山下

萬曆杭州府志祀吳行人伍員唐

僕射褚遂良宋少保岳飛明太傅于謙初弘治十

年巡鹽御史姚壽建忠節坊於今祠右歲久坊圯

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周汝員復建十七年巡按

御史傅鳳翽飭有司歲祀以仲秋之望邑人吳鼎

為記吳鼎重建忠節祠記初弘治十載巡鹽部使

者舒城姚公建忠節坊於杭以表故行人伍

公唐僕射褚公宋岳武穆王我朝于肅愍公語具

上蔡李相公記中坊左為記石亭亭外壩垣縣官

地也比歲垣圯亭毀地沒匿鞠為茂草僅存記石

漫漶而風聲微矣岳氏于氏及郡縣諸生以白按

史吉水周公事下杜倅炳徵諸往牒暨故老良然

已反正其地周公曰國家以忠義勸士而士節不

立其諸宣揚導化者之責乎乃營作忠節祠於故

侵地會令毀淫祠則撤其材為堂像設四公於中

前重門東序西序後寢各四楹中門左右各為亭
 一以覆李公記石暨今記石他庖溷周垣率如儀
 經始嘉靖十有六年冬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
 公去代者應山傅公飾有司事歲以仲秋之望
 合享忠節祠又明年滇府高公來按齎政歎是舉
 激振甚大而未記述郡守陳侯曰侵地復歸
 賴前記足徵也今祠而無記後將何考焉矧余履
 姚公之位予何敢讓郡守亟圖之相與問於鼎或
 曰何祠乎忠節曰祠人臣以忠而被禍者也然則
 何賢乎伍公伍公可謂竭忠所事矣何賢乎褚公
 褚公可謂正言不諱矣何賢乎岳公岳公可謂主
 辱臣死之矣何賢乎于公于公可謂安社稷為悅
 矣舍四公無死忠者乎曰有則何祠乎四公或不
 生於斯或沒於斯者乎曰然四祠載在合甲復祠不
 近贖乎曰秩祀古今同德合義益廣風勸春秋與
 賢者不一而足意也惡乎贖矧曰有其舉之莫之
 敢廢者哉是所謂崇國典修舊章紹聞前人之懿
 非比於造端也而或疑未經建白於朝亦過矣爰

為歌四章俾歌以祀四公其詞曰騁予望兮海東
 靈何為兮水中靈之來兮潮生化鷗夷兮長虹駕
 素馬兮朱旗撫長劍兮儼儼臺有麋兮墓有檀嗟
 太息兮焉終右伍行人展吳歌兮越吟魂不歸兮
 焉如狐死必首邱兮胡不反葬於故都靈修化兮
 媒勞綠衣絮兮愁予奠桂漿兮椒醕招魂歸來兮
 南方不可以久居右褚僕射鼓鼙兮鏜歌君不樂
 兮奈何有酒兮如澠君不飲兮獨醒鐵甲如雲兮
 蔽天而來下蚩尤為旃兮元豹為馬攝天矢兮執
 天槍旄頭落兮殪天狼歲既晏兮壯士驚杳冥
 兮懷北征右岳少保吉日兮出狩獻公兮椒酒陳
 鏤簋兮繼朱絃奏黃鐘兮破瓦缶死從彭咸之居
 兮生與管父為友昔何為兮北狩今有錢塘縣志
 主兮中原思公功兮未敢言右于肅愍錢塘縣志
 隆慶元年巡按御史王得春改祀於報功祠萬曆
 三年巡按御史吳從憲仍復故祠

水神廟

在寶月山

萬曆杭州府志境內時多火災民苦

患久之萬曆二十五年杭民姚世明等倡議祀黃

河龍君以鎮壓之神司漕運呈於左布政使趙欽

湯等允議捐俸購地四畝起建為浙漕祈福行祠

鎮禳地方火災開基闢土忽泉水湧出人咸異之

遂名曰金龍泉在祠之右

城隍廟 在金地山

成化杭州府志宋以前在鳳凰山紹

興九年徙今處宋賜廟額曰永固勅封保順通惠

侯 宋高宗封保順通惠侯勅錢塘為郡向矣自版圖歸於我家惟城隍必有神主之况歲之豐

凶時之水旱民之疾疫求焉而必應者哉郡歷幾

將而無一牘之奏以答神休意者聰明正直交感

於幽顯之間固自有時也朕今駐蹕於此視之不

異畿甸重侯美號用加不次之封其歆其承永安

爾祀可特封咸淳間加號曰輔正康濟廣德顯聖

保順通惠侯王洪武元年冬奉旨封各府城隍為鑒察司民城

隍威靈公三年正祀典詔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

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成化十年寢殿火十一年

浙江左布政使甯良右布政使杜謙重建陳善杭

州府志弘治十六年鎮守太監麥秀巡按御史夏

景和重建知府楊孟瑛為記 楊孟瑛重建城隍廟碑記杭為浙之名郡

帶江襟海控吳扼楚方嶽所臨為東南大都會重
熙累洽安富阜蕃生聚百萬早作夜息關柝不驚
奚所芘憑惟城惟隍然則飭節稅嚴盼蠻非所宜
然乎弘治癸亥春雨暘不時苗及田穀鎮守太監
麥公巡按御史夏公率屬吏持瓣香謁城隍告焉
仰見廟棟就危門廡欲圯憮然與歎謂茲民主吏
惰弗恭何以徼福明神用敷錫厥庶民乃出贖金
授孟瑛經度其事三閱月工告成煥啟宏規一新
舊貫廟清而穆神宇靜肅門敞而夷神道透迤丙
階覆庶幢節有所嚴乎民之望遂乎神之藏曠乎
有以旅豆登而序綏裳也夫二公建茲懋績宜有
述作以告後之人命孟瑛記其事竊惟積土為城
壁立而垣繚居者屏倚積水為隍波回而川滙居
者塹依冥漠之中誰其尸之緬想其神受命上帝
顯職保民此固百姓所宗有國者所秩祀也矧天
日鳳舞吳山馬立萬松諸峰如虎羣踞海潮西湧
長江東下西湖千頃天涵日沃杭之城杭之隍視
方城漢水形勝過之其神之威宜何如也神之威

則廟之崇非侈也宜也揭祐民永固廟詩鑿鑿龍
虎氣集靈壯高居其陽激江濤其陰瀉澄湖井固
不可改邑亦何嘗殊但感歲月遷流入楣間書重
來二十年舊眼碧欲枯神在不可襲下山仍踟躕
錢塘縣志萬曆四十五年廟燬邑人金中丞學會
請於制府劉一焜倡捐重建張大猷記

國朝康熙六年水師副將王虎重修并易柱為石三
十一年按察使孟卜重建牌坊并新右司齋廳三
十八年翰林學士揆敘重新廟制山麓為牌坊厯
坡而登前為廟門進為儀門甬道而上為月臺中
為神殿東西為齋祓所錢塘與仁和附府不別為

廟

毛際可謁城隍廟詩半面吳山江海寬山頭廟貌肅衣冠錦衣片紙冤何極碧血千秋冷未乾

古柏陰森蔽紺殿蒼苔斑駁過雕欄 乾隆六年鹽

鳴夷夜弄銀濤色長映先生鐵面寒

驛副使趙侖敦捐俸置徵田十畝二分七釐二毫坐落錢塘縣師始制字號給道士徐大伸等收除

過戶挨房輪管以供正殿香火

謹按祀典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本有位號無姓名而錢塘縣志稱永樂中勅封浙江故按察使周新為城隍之神考新廣東南海人永樂初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稱冷面寒鐵及按察浙江屢有異政廉聲震天下錦衣指揮紀綱怙寵遣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上命逮至陛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呼曰生為直臣死為直鬼我無憾矣未幾綱伏法上尋悟其枉他日見若有人被朱衣立庭中上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神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訖不見黃佐周新傳據此則杭民崇祀出於民之公心未嘗有勅封明文也毛際可詩第據縣志而作然以新之聰明正直生既官於茲土歿則主城隍郭池障障障生民禦災捍患誰曰不宜

趙恭毅公祠

在金地山

祠祀

國朝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前浙江巡撫

諡恭毅武進趙公 諱 申喬乾隆六年建享堂三間

祠門三間前為士民眾建民不能忘大石坊後為

樓四間上顏曰雲停曰宛在下顏曰詒燕樓右腰

廊五楹廊前門披二間樓後廚房一間置徵田九畝八分九釐三毫坐落錢塘縣制字號給元慶房道士王守寧執業奉祀香火春秋二祭達部定於司庫程費項下每祭給銀四兩飭仁錢二縣備辦

大學士徐本建恭毅趙公廟碑記吾師趙恭毅公撫浙二載浙民思之不置謀建祠於吳山之巔以崇禮祀乾隆五年民益欣踴環顧於當事必得請乃已時公冢孫副使君侗敦適典離政於浙仰體先志不欲勞民捐已俸以營建落成之日縉紳士庶驚老童孺懽呼駢集如公更生瞻仰栗主稽首墀下相與徘徊眷戀不忍去思所以銘功載德勒諸貞珉以垂不朽乃眾郵書京師丐余文以述之余思大臣之鎮封疆也以正己率屬移風易俗為本故所居見德既去見思我公忠誠廉直彪炳天

壤倘件繫一二事以為公之功在是是撥一拳以頌岱嶽巔一勺以測滄溟也烏足以盡公公本華

特簡

胄由名進士起家商邱令以比部家居膺開藩于浙旋陟大中丞撫浙時建節鉞者率輿馬堅良帷帟璀璨蒼頭廬兒亦服飾鮮華炫燿於道所至供帳美備珍錯飫及輿臺公之赴浙也敝衣菲食蕭然若窶人子廉從不滿十人罷却一切供億公案以絳布為帷日給脫粟數升非賓燕不肉食公非徒崇儉也以為官邪必由侈費吾導以儉浙屬十一郡七十二州邑官孰敢瘠民以肥己者中丞之職上承

天子

德意下撫數千里之眾章奏疏議符檄文告日填委無暇晷前夜記室事皆躬親絕不假手胥吏未公幕中未嘗有記室事皆躬親絕不假手胥吏未辨色而興至丙夜燭治文書不息夏弗扇冬弗爐敦敦簿領間詳審精密且敏給無留事雖武林有湖山之勝未遑一出遊也以故屬吏咸畏服若神無敢有纖毫欺苟民被公之澤無窮而化公之

儉勤者風俗亦烝烝不變至今耆民猶能述公之所為舉手加額因欷歔不能自已公後移節湖湘晉御史大夫總持風紀長地官制國用位望日益崇肩荷日益重而公之敝衣菲食如故其盡瘁於職事手營日治不假飲助一如撫浙時公方嚴謹恪未嘗一日弛其敬而遇事謇諤百折不撓蓋祗知有

君不知有家祗知有國不知有身其風節凜然海內傳誦而吾浙之人尤喜聞而樂道之曰此我公之所為吾儕小人於撫浙時而已信其必有是也今公之忠盡已上邀

命祀賢良祠所蒞之地若商邱若湖南靡不俎豆而尸祝之其在吾浙滌事日淺而浙人之感戴思慕不

後于商邱湖南者蓋公之精誠貫徹其化淪肌浹髓無間于久暫故閱四十年而謳思如一日也余雖忝公門下士然斯文非余一人之言浙水東西數千萬戶之公言也然則斯碣也與羊公峴首之

碑奚異焉編修傅王露書碑陰記乾隆六年夏五月吳山新建趙恭毅公廟成明年春二月相國錢塘徐公撰寄廟碑文以示久遠公文孫副使君屬王露書于麗牲之石露乃齋沐謁祠下百拜盟手而為之書書成客有見而請曰趙公之撫浙也正已率屬以勤儉化民移風易俗誠有如相國之文所云者第稱敝衣菲食手營目治不假手於人而事無不給似一廉吏能吏者之所為耳烏能惠政在民至數十年之久而謫思弗緩若此露應之曰否否相國之文不云乎公方嚴謹恪未嘗一日弛其敬夫敬者人臣事君之大綱而出治之根柢也論語曰敬事而信又曰敬其事而後其食蓋主一無適之謂敬一者何誠也主一則誠矣未有敬而不本于誠者而存誠又必先主敬公生平篤信朱子之學以居敬窮理為宗而立身大節惟以勿欺幽獨為主不欺則不二不則主一是則公之敬皆公之誠為之也故誠以事君則夙夜匪懈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而遇事謇諤

百折一撓皆一誠之所貫徹也誠於為民則實心
實政不一載而風俗丕變閱四十年而恩澤及人
淪肌浹髓皆一誠之所流露也誠以律身則制節
謹度檢身若不及必不肯侈然自放以求四體之
適所謂徹衣菲食終身安之若素者皆一誠之所
統攝也誠以治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健行
不息惟恐事機偶失將責無旁貸寧敢自托于委
蛇求助於將伯所謂手營目治不假仗助而敏給
無留事者皆一誠之所敷布也繇是而誠能動物
所至則吏畏民懷無敢欺苟既去而俎豆尸祝久
誓而不忘蓋至誠而動者未之有也誠能感神矢
霆呵護留遺至今以為棲神之所非一誠之所感
召而然耶况誠能格天荷
三朝之殊遇生榮死哀而易名之典小心若揭大節於
昭齊莊中正恭也發強剛毅毅也非天下至誠其
孰能與於此而且誠則悠遠承先裕後濟美繩武
奕世咸以清德顯即眾顯建祠而捐俸稟稟必不

欲以身後之名累生前之德孰非一誠之所暨訖
也耶然則公未嘗一日弛其敬實未嘗一息不木
于誠故曰至誠如神今公之陟降於斯神也即誠
其萬一可掄也而豈世之所稱廉吏能吏所能彷彿
意牽連書之以告夫後之讀是碑者鹽驛副使趙
侗敦浙江城隍山先恭毅公祠堂記先祖恭毅公
起家為浙藩履任之夕齋宿城隍廟中即與神約
設誓盟心經營兩浙由藩及撫雷奮風發弊掃奸
除民大悅喜迄今屈指計之固已四十餘年矣浙
之士民不忘遺愛咸願建公祠於城隍山之隙壤
以便朔望瞻拜於是紳士商民踴躍雖古甘棠赤
基等顯縣勘詳鳩工庀材眾志踴躍雖古甘棠赤
舄之思何以過此余無以禁特念先恭毅公存日
飲冰茹蘖不費民間絲粟今若聽眾建祠當非公
意敦不才承乏茲土敢不仰體先志以斯役自任
爰婉謝士民子來之誼自願節俸竭蹶蓋造移藩
司敘詳督撫兩院蒙准施行爾迺度地興建為坊

爲門爲享堂爲厨爲樓居寢室屋凡三進其十有五間繚以周垣帶以甬廊不雕不飾足供瞻拜母
侈崇麗興工於乾隆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落成於
四月二十五日計所需木石磚瓦灰釘油漆匠工
飯食凡費五百八十六兩零給發木匠楊有倫泥
作匠杜德州石匠陳舜卿漆匠羅右文等領訖取
領在卷又發銀一百二十兩買田二十畝零除半
給道士徐大伸等以供城隍神廟香火少展誠敬
外半付元慶房道士王守寧領受以供本祠香火
修葺之費庶幾典守有人不致廢墜祠旣成謹詹
五月二十九日奉主人祠一時文武寮案以及縉
紳先生咸來肅謁耆老士庶環觀竊歎以爲此地
固昔日之齋宮也趙公始來亦嘗宿此厥後康熙
四十六年七月間風雷發屋齋宮蕩然竟成隙壤
有年今乃復爲趙公祠耶非趙公孰克堪此因歎
息慨慕而去余聞之而憬然曰今茲享祀之區乃
卽當年齋宿之地忽廢忽興豈天故遣風雷留此
片壤以白廉吏之不欺於神明耶乃備記之以遺

後之覽者

梓潼廟

在金地山

〔西湖遊覽志〕

神初祀於蜀唐元宗幸

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三年加封輔元開化文昌

司祿帝君嘉熙間蜀破民多徙錢塘而蜀人牟子

才等請立廟於吳山元末燬明初重建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燬巡撫金鉉復建

火德廟

在金地山

〔西湖遊覽志〕

大火爲宋分野宋以火

德王故南渡後建廟於此以奉熒惑之神洪武中

布政使王鈍永樂中參政易昶相繼重建今郡人

禳火者皆就廟中蓋遺俗也內有董其昌書坎離既濟額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燬巡撫金鉉重建雍正六年總督

臣李衛重修

龍神廟 在瑞石山 雍正五年

上遣官齋送龍神像於浙

勅封福越滋農龍王總督 臣李衛建祠於大觀臺舊址

正殿三楹奉神位兩側廊廡共六楹外平屋二楹門設柵闌屋如正殿之數繚以垣墻共五十四丈

後建風伯雨師亭歲時祈禱必應有司崇祀為特虔云

順濟聖如廟 在三茅觀側俗名天如廟 錢塘縣志即三仙閣址

祀莆田林都檢女靈衛夫人宋宣和中賜廟額曰

順濟故仍其名曰順濟聖如廟

汪王廟 在大觀臺之麓 錢塘縣志祀唐節度使汪華高祖

時以保障有功封越國稱王持節歛宣杭睦饒六

州軍事宋封靈惠公明封廣濟惠王 汪藻靈惠公廟詩臺殿崇

闕冠嶺巔行人跪起白雲邊山河霸業三千里歌舞靈衣五百年鐵馬威神通異域袞龍書命降中

天偃王遺種班在好乞韓碑記邈綿原註靈惠
余祖也隋末有宣徽之眾本朝以陰兵佐邊境錫
今封余通守宣
城故用韓碑事

白馬廟 在七寶
山東麓 錢塘縣志舊名護國天王廟宋建

炎間建以奉磁州崔府君今奉為土穀世傳泥馬
渡康王即此事見宣和遺事

嘉澤廟 在湧金
門城下 咸淳臨安志神姓李名泌字長源

唐相國鄴侯也德宗興元間守杭有風績郡地苦
斥鹵民日汲鹹水侯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中始
得飲清泉郡人德之為立祠成化杭州府志宋嘉

定中賜廟額嘉澤咸淳中潛安撫說友拓地重建

金華將軍廟 在湧金
門內 咸淳臨安志神姓曹名杲真

定人仕後唐為金華令郡兵叛以計平之吳越王
嘉其功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即城隅浚
三池曰湧金既歿民為立祠池上咸淳初安撫李
芾以錢氏書湧金池三大字刻石於廟之右偏

謹按李鄴侯引湖水入城曹將軍浚湧金三
池皆有關於西湖二廟並列餘不泛及也

西溪路

屠墟廟 在古蕩
瀕河 門額題古靈昭廟殿額題宋勅封

屠墟靈昭侯宋時土社也

吳焯靈昭廟宋殘碣考秦亭道中有古靈昭廟

神為宋勅封屠墟靈昭侯廟廊下有殘碣半段首
行存尚書省三字其文密行細書俱已漫漶可讀
者猶三數百字乃宋理宗淳祐七年里人請於朝
得申封立廟所稱屠墟者以神著靈時赤熾見火
光中上有屠墟二字而靈昭者乃當時所封之號
也考咸淳臨安志壇廟門失載此廟而康熙年間
新碑直書神為蜀主劉璋字季玉按蜀志本傳稱
璋襲父焉位為益州牧後加振威將軍不聞王蜀
不知今碑何所據而云然也且殘碣中其辭之可
辨者但述神靈異之事雖隱約有劉璋名似難以
蜀主稱之廟近境
泉秦亭山當其面

東嶽廟

在西溪法華山下

咸淳臨安志乾道三年建錢塘

縣志嘉定十七年樞使史彌遠請於朝拓地重建

寶慶三年落成劉霽為記至今為杭郡嶽廟之冠

廟制甚肅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相傳神誕遠近麇

集焉

蔣侯廟

在西溪干斤池北

夢梁錄神姓蔣名崇仁弟名崇

義崇信樂於賑施每歲秋成糴穀如春夏價增如
原價出糴不圖利源歲歉則捐穀以與饑者神死
之日囑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兩弟謹遵兄
訓恪守不違里人立祠表其德錢塘縣志咸淳二
年賜廟額曰廣福六年安撫潛說友請於朝封神

及二弟皆侯爵曰孚順孚惠孚祐廟在鹽橋西卽
 彥故居淳熙間尹韓彥質徙建橋上其故居名祖
 廟今西溪廟地名蔣村相傳昔侯苗裔私祀於鄉
 者也

西湖志卷之十五

總校王詒壽分校

張景雲校
朱昌壽校

